

國聞週報



第一卷 第二十二期

目 要

社評(兩則)
中國採用外國制度問題
二月拘禁記
京塵零聞
中國影片新評(水火鴛鴦)
三齣短劇的批評
吉林道中(小說)

誠夫 天生

羅文幹

周昌鴻

秋心

心冷

馬二先生

懸夫



中華郵務局掛號認爲立券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發行

編 輯 者 言

△前司法總長羅文幹君以「中國採用外國制度」一文披

露本報、文中于採用外國制度之利害言之甚詳、幸讀者深

加研究、

△北京國聞通信社記者周昌鴻被捕入獄、歷時兩月、今已脫

險、以所歷事實撰「二月拘禁記」諸君讀之、可知曹家政

府時北京之黑暗情形、

△「京塵零聞」為北方政變之稗聞軼事、秋心君撰此、使我

人耳目一新、爰為介紹、

△本期小說「吉林道中」為懸夫君描寫自身經歷之事、益

覺親切有味、關外景況、讀之如在目前矣、

目 錄

社評(二則)

廢督之良機

對華之道威斯計畫

中國採用外國制度問題

北京宣佈之憲法評論

將來的家庭(下)

二月拘禁記

京塵零聞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曲諧(續)

中國影片新評(水火鴛鴦)

三齣短劇的批評

觀皇家大秘密後贅言

慈母

吉林道中(小說)

前期勘誤表

誠 夫

天 生

羅 文 幹

吳 南 如

凝 冰

周 昌 鴻

秋 心

公 展

二 北

何 心 冷

馬 二 先 生

一 得

心 冷

懸 夫



社評

廢督之良機

誠夫

國內戰亂頻年。禍患迭乘。論者根究其原。多歸咎於督軍制。以爲督軍之爲物。初意不過在董理軍事。嗣後地位增盛。乃併民政而亦歸其總攬。強者跨地兩三省。稱巡閱使。弱者亦握有一省之地盤。措施悉任己意。中央不得過問。強者之間。復任意擴充兵額。競修戰備。截留國稅。自設新稅。尾大不掉之勢。既成。中央無由而指揮。六年督軍團之變。與十一年奉直之戰。皆不得謂非督軍制之賜。故四五年來。國人廢督之呼聲。繼續不已。羣目督軍制爲澄清政治之障礙物。顧前者僅託諸空言。實力派未嘗表同情。今則實力派亦漸有覺悟。已不無實現廢督之機會。吾今以近事證之。直系崩倒之後。實力派以張作霖居首。馮玉祥次之。顧此兩人者。日來皆有相當之表示。馮氏五上辭呈。痛言軍閥之害。願以所部歸陸軍部直轄。張氏電段祺瑞。亦力陳巡閱使制之不適國情。願自東三省始廢除巡閱。兩人意皆甚堅。當非直系軍人之所謂『請自隗始』可比。張馮二氏苟實行於先。則全國軍人。自當追隨於後。寢假而民政歸還。政治上之障礙消滅。庸非國家之幸事。故吾人認此際實不失爲廢督之良好機會。政府與國民皆宜有所努力。

民期望廢督之心。既久且堅。政府中人或亦抱有同樣之心理。政府對於此舉。尤應以全力貫注。俾能一勞永逸。其廢除之手續。或尙須經過一度之善後會議。但此事勢在必辦。政府允宜早爲計劃。將來督軍廢除之後。其安插之方法若何。與軍區之如何分配。亦爲重要之問題。就吾人所見。可設類似軍事諮詢之機關。安置此等廢督。專備國防上或軍事上有重大問題時諮詢之用。此外則僅於國家邊境及要塞之區。設司令或類似司令之軍職。專任防衛之責。此其二。與廢督有連帶關係之事件。則爲裁兵。年來兵益多。國益窮。民益困。全國裁兵之呼聲。與廢督之呼聲相並。其所以不能實現。則由於督之擁兵以自重。今督既廢。則凡溢額之軍隊。概應大加裁汰。僅於國防上所必要之限度內。留若干師專供自衛之用。至內地各區。則概不必駐紮國軍。地方治安責任。可由警備隊負其全責。此其三。

第二關於國民者。國人廢督運動之起源。遠在四年以前。徒以時機未熟。效果未見。今屆革新之會。張馮二氏。又有同情於廢督之表示。允爲絕佳之機會。國民一方固應要求政府辦理此事。一方更應預備在將來國民會議中提出討論。同時對於同情廢督之實力派。宜予以獎勵。其態度曖昧。意存懸棧者。則宜予以警告。或以其他和平方法。令其去位。此其一。原來直系盤據之各省。其收束軍事。不妨責成原有之省長。或較有力之師旅長辦理。應要求政府不必特派督辦人物。以免重經一度之軍閥政治。

此其二。督軍廢除之後。人民應從速制定省憲。實行自治。以完成民治之真精神。凡駐防式之軍隊。應要求政府一律移除。此其三。總之時至今日。廢督爲必不可緩之舉。而亦將來國家治亂之大關鍵。政

對華之道威斯計劃

天生

近來日本報紙忽盛傳美國將有施行道威斯計劃於中國之企圖。徵論日本是否含有監視美國之用意。以及美國對於此項企圖。究竟考量至若何之程度。要之。美國實業家銀行家。鑒於中國財政之紊亂。債款之拖延。內亂之靡已。整理之無望。而欲以其一度試驗於德奧而微效者。轉而移以試驗於中國。要亦爲美國人所不能否認也。道威斯計劃者。美國資本家因英法對於德國賠款意見之相左。歐洲經濟重興之紆滯。因而影響於美國投資之安全。遂出而調停周旋於英法德之間。一面使英法可以妥協。一面使德國可以容忍。故其計劃最要之點。在使德國竭盡其可能。以提供賠款。而又不使過重。至無從履行其義務。又不使德國現金流出過多。以至擾亂其金融。對於德國之財源。管理極爲嚴密。而對德之地土實業。則又放任。爲德保存自由管理之權。法比佔領魯爾之舉。應即撤銷。此對德道威斯計劃之大概也。而所謂對華之道威斯計劃者。美國在事實上當然尙未能形成具體之方案。大要亦不外乎「政治放任」經濟干涉」之政策耳。

雖然中國與德奧之情形。有絕對不同者。第一。德奧爲戰敗國。德奧賠款。實含有懲罰戰敗國之意味。敲精剝髓。使之呻吟哀號。而不能復蘇。中國則絕不相侔。僅因到期債款。偶有拖延。決不宜以徵創戰敗國之手段。施

府國民。皆當預爲準備。俾十三年來之毒害。從此消除。此誠政府國民努力之機會也。

諸偶延債款。而友誼尙存之與國。第二。中國到期外債之不能償還。實由財源之涸竭。而財源之涸竭。則各國之把持關稅。使條約業已承允之五附。尙多方留難。而不能施行。實負其全責。可見中國外債延期。並非中國財源充裕。規避償還。而須各國代爲管理。實因各國不能履行條約。致中國無款可償耳。苟使各國履行條約。增加附稅。則以附稅所入。整理外債。中國早有表示。各國亦已默契。今日之問題。惟在各國之履行條約。而不在乎道威斯計劃之出現也。第三。增加附稅。必經海關。海關之管理。久在外人手中。是即無異於整理外債之財源。將來亦必在外人管理之中。則各國政府祇須取外交之常徑。與中國政府商量一整理之方案。即可使外債之償還。穩固安全而有餘。決無待乎所謂道威斯計劃之花樣也。國人對於此項計劃。在其名詞上。即根本否認之。移對德者對我國。不能不認爲含有污辱之意味。美國此項意思之發動。僅在萌芽微茁之中。即被日本人竊去。而爲宣傳之資料。在中美國民之感情上。已不能不爲美國惜。苟使美國資本家果進一步。而求其妄想之實驗。則又將被俄國人竊去。爲宣傳之資料。行將見反帝國主義。推翻一切不平等條約之運動。益加勁力於國中。決無絲毫利益於美國資本家。可斷斷言也。

中國採用外國制度問題

羅文幹

茲篇爲羅文幹君在北京社會政治學會所演講。原稿係英文。方今國中正高唱改制。羅君茲論適足爲時俗之鍼砭也。特彙譯之如次。

炎炎譯併識

自一八九八年康有爲氏從事變政運動以來。雖亦不免遇有強烈之反動。而我國政治法律各方面之制度。已大受外國制度之影響。拳匪亂後。大事改革。民國以來。採用法制。幾純以外國爲本源。模倣規範。無所不至。我國既經二十餘年之長期輸入外化。斯不可不加以審慎之考察。而其效果之良否。尤有詳密研究之必要也。

一國制度之根源。每建築於其本國之歷史。或其特別習慣與風俗之上。時間與環境。尤足發生極大之影響。因是一種制度。適於甲者。不必適於乙。或適於昔者。不必適於今。故一味規倣外制。而不研究其歷史的發展。與科學的作用者。實至誤也。

抑吾人苟欲採用外國制度於中國。除爲歷史的科學的研究以外。猶須充分明瞭本國之習慣與現狀。擇其適於吾國者而取之。否則其結果必有如中國古諺所謂削足適履之苦痛也。

我國國會曾定歐洲之大禮服及燕尾服爲我國之正式禮服矣。然實未嘗一思我國之出產爲絲綢而非羊毛。我國房屋與歐洲房屋建築有不同。亦未嘗念及我國一國之內。有盛寒盛暑之氣候。更未嘗料及硬領硬衫爲中國人所素不習慣也。其結果。盛暑服之。則汗如雨下。嚴冬服之。則每患感冒。且我國絲商及衣匠之損失。又當幾何。數年來我國採用外國制度。能異於衣歐洲燕尾服之類者幾希。試略述著要之數例於此。

議會制度之真精神。在乎表現人民之真意。故英儒戴雪氏稱英國之選民實爲英國之主權者。此制之運用。全賴立法與行政有均衡調劑之妙用。若行政不見信於立法時。立法機關得代表人民而要求改組。然有時亦用最後之手續。以試探議會之動作。是否合於選民之真意。試探方法。卽解散議會。是戴雪氏言曰。「當議會之意思與全國之意思有不同時。則解散之。實爲可行而且必要。」解散之後。新議會若仍認行政方面之不職。則行政必須辭職。以服從國會之意旨。亦卽選民之意旨也。反之。若行政之政策。得新國會之贊助時。則政府繼續在位。不必更動。其政策亦卽施諸實行。然自我國採用議會制度。臨時約法並無解散國會權之規定。十年內戰。卽基於此。新約法雖有解散權之條文。然實採用法國制度。嚴加限制。使此條文之效力。幾等於零。將來結果。已可預見。內閣則三月兩月一倒。各黨各派競爭政權。真正民意。則埋藏於黑暗之中而已。個人自由。爲各種權利中之最重要者。我國臨時約法。依照外國方式。特爲專條規定。新憲法則更進一步。採用「保護狀」之辦法。然未嘗規定發給保護狀之手續。英制。凡有非法逮捕或拘禁者。無論何造。得請求法庭發給該狀。立即釋放被捕之人。而懲罰其違法者。此項保護狀之發給。實視同一種權利。無論官吏或私人。拘禁他人者。均可以此狀施之。違抗此狀者。作違抗法庭論罪。今我國採用此制。而不明定其手續。是何異於

吃番菜而無刀叉乎。其他關於各種權利之規定。亦類多同於裝飾品而已。

外國實行責任內閣制者。必有政黨。我國則僅有私黨而無政黨。政黨以共同政策為目標。私黨以個人友誼而結合。外國政治家之入閣也。因其政策為同黨所贊助。而該黨又為人民所信仰。中國人之入閣也。則因其為某某之友朋。非以實行其政見。而為求虛榮。一閣之中。意見紛歧。數月之後。或病或假。各各引辭。至以次長代理而後已。新閣之產生。必經數月之代閣。而後能實現。總統有時而強幹。尚可以進行行政。總統若復庸弱。則政治惟有停頓已耳。

東北戰爭之回顧 (五十)



奉軍步兵出戰壕預備衝鋒

問而未嘗一究我國之歷史。地理上之位置。與四周之環境。更未嘗一究德日等國之歷史。地理與其環境也。德國位於歐洲之中心。四圍皆敵。人口過繁。勢需膨脹。日本雖屬島國。而食料缺乏。其不得不取侵略政策。亦勢使然。此類情形。我國皆不存。而我國亦倣之維持極大軍隊。實際則於國防上毫無所用。西南為天然屏障。東面大海。無需守圉。加以我國天賦財源。啓發開採。足供世用。更無須取侵略之政策也。我國苟有用兵。祇在北邊。而為鎮綏國內之土匪起見。祇須一精練之警察隊而已足。今乃年年增兵。專事內戰。非為國防。苟使當時採用強權政策之日。稍一考察。則武力主義之流毒。或不至如今日之甚也。

彈劾制度。發源於英國。遠在信任投票制之前。然近一百五十年來。已久無彈劾之事發現。蓋用彈劾方法。以促閣員退位者。在今日已成過去。同於憲法中之一般古董。久棄而勿用。即在將來。亦可斷其決無復活之理。緣近世立憲之原理。除服從全國民意而外。無他物。而欲使政府服從民意。不信任票已足以達此目的。無須更用其他特別方法也。此為英國歷史進化之由來。而我國於此。全未考及。既取彈劾制。復取不信任制。兼收並存。將來之濫用。蓋意中事耳。以上所言。僅及憲法一部份。更舉他例而言。盡人蓋知武力主義之罪惡。然裁兵幾成不可能。此竟何為而然乎。遠因為我國默化於德日之強權主義。以為其權力即在於軍隊。遣派學生留學德日。聘請其軍官。充我顧

預算制度。我國維新以來。日夕惟羨外國之新政。不問入款。祇知用款。滿清末葉。稅無可加。狂借外債。民國初元。繼續仿行。民國七八年間。外債已無可借。則不惜重利以借內債。不三數年。內債亦竟不可再借。年來遂至朝不保夕。國債拖延。薪餉積欠。苟有理由。足以說明此種現象者。則惟曰我國採用此量出為入之外國預算制度之故耳。我國從未知預算制度

之難點。故亦從未有真預算出現。由是可知我國舊制。以量入爲出爲原則。適與外國相反。蓋非無故也。

我國舊時教育。師生之間。有一特別情誼。師不僅授生以書本下之學識。且兼及其道德上之訓練。師育生如子弟。生敬師如父兄。此種情誼。不僅在學爲然。卽出學以後。亦永久繼續。方之外國教育。英國牛津劍橋之私塾制度。差足似之。然自我國學校西化。舊時遺風。蕩然無存。教員祇負授課之義務。其酬金甚低。以時計算。猶常拖欠不發。教員之責任觀念。因而銳減。學生之就學也。祇爲得一文憑。教員苟不能容納學生無理之要求。卽有被逐出校之危險。學風之變。一至於此。此無他。由於我國之採用學校制度。一以外國之城市學校爲模範。而未能取法於倫敦波明漢等學校之規制也。我國惟一之熱望。祇在提高學生之智識程度。抑豈知教育之爲物。尙有重於知識者在也。大學多於學校。實爲至足駭人之事。北京一隅。大學竟至四十二所之多。大半皆授法律政治學。吾無以爲喻。祇可喻於造屋不用牆壁。而祇冠以屋頂而已。

中國司法制度。亦自外國輸入。而經驗之所告吾人者。此項制度。並不甚相適。第一。我國法庭之組織。大半取法於日本。卽所謂德法派是已。此制需法官多人。薪水不得不低。資格不能甚嚴。勢必獨立之意味少。而依賴之精神多。尤以遷升並無定律。惟以司法總長之好惡爲標準。可憐之司法。有不仰行政之鼻息者幾希。司法獨立。何從說起。第二。我國因模仿德國之故。不惜在法典中用科學的級性的詞語。其意蓋謂德國如是。我國亦如是云耳。而不知德國已有極多之審判例案。爲我國所無者也。第三。我國採用外國監獄制度以前。未嘗一考我國人民之經濟狀況。我國之監獄。實無異於犯人之北京飯店六國飯店。宜乎窮民有故意犯罪。被繫

入獄。以度嚴冬者矣。此皆我國抄襲外國司法制度中之重要誤點也。

我國商界中近年來亦滲雜外國之意味。大規模之商業公司。蔚然興起。舊式小資本之合夥營業。已漸衰替。然對於外國管理及經營公司之方法。則不甚注意。費用浩繁。利息分紅。年必照付。初不顧營利之有無。結果公司非從事投機。以冀獲意外之贏利。則必至蝕盡股本而後已。中國社會制度。向係建築於家屬制度之上。欲廢去此制而代以個人制度。尙需時日。我國之合夥舊制。卽基於家族制度者也。股東每爲家族或親戚。利害相關。責任觀念亦甚嚴切。今在公司制度之下。各股東之名姓。尙各不相知。祇知每年分取紅利。此外非復彼等所過問。經理人員。遂得一切放任。以致於營業凋零。倒閉隨之。苟使政府能稍加取締。當不至此。然而政府不問也。

更有難於索解者。卽國中之改革家。每每提倡共產主義是也。封建制度。在中國已廢止數千年之久。工商各業。均在幼稚。並無資本主義之存在。中國家族制度之精神。亦不許厚聚積蓄。觀於承繼等法而益信。外國則不同。或有佃戶解放未久。或則已由農業時代。進而入於工業時代。資本主義之流毒。已久滋蔓。而我國之改革家。不加省察。漫然欲引共產主義於國中。何異於因胃口不良。而進以瀉劑。初未知病者已數日不食也。選舉亦爲外國制度。在中國古時。凡服官政界者。均爲考試中第之人。此項考試。極爲公平。而合於民主之精神。其取士之嚴格。不特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且甚自身亦確爲修養有素之士。今則選舉之制。在國人尙爲一新奇之物。選民既未嘗了解其選票之價值。而舞弊賄賂之行。亦無法防止。循至勢力之人。無論善惡。均膺上選。夫選舉制度。誠爲代表民意之方法。然豈知外國之運用此制。已經過長期之演進耶。無論何種制度。不

善運用。雖善亦惡。必然之道也。由前所舉各例。可見中國之採用外國制度。尚須作更深之研究。盲目的仿倣。適足發生相反之結果。大凡引用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決不能如

安置一電機之容易。與其抄襲皮毛。而不為科學的探討。歷史的考徵。不如抱殘守闕。猶能保存中國之古制。往者已矣。吾人所當力追於來者耳。

北京宣佈之憲法評論

吳南如

▲會計制度之不適

曹錕被逐。時局一變。北京宣佈之憲法。當然無效。然該法之起草。有十數年之歷史。自不失為有力之參考品。吳君評論該法。着手與戰事未起之前。今仍繼續登載。以供研究國憲問題者之參考。惟亮警之。

記者附識

善夫。羅文幹博士在社會政治學會。批評中國採用外國制度。中有一節關於會計制度曰：「外國之會計制度。以量出為入為原理。政府先決定一年之用度若干。然後照此數目。籌集款項。或加租稅。或發公債。一年之財政。於以作定。然此項預算制度之實行。須具幾種要素。而此類要素之成立。又須依時日而進化。要素維何？（一）人民有負擔新稅或公債之能力。（二）國會確足代表人民。以承認此新負擔。（三）政府得全國人民之信仰。要素全備。然後量出為入之預算制度。方能施行。乃中國之採用此制。對於此類要素。幾於完全忘却。祇知採用歐洲各種奢侈之制度於國中。



不問入款。祇知支出。滿清末葉。稅無可增。則狂借外債。以應浩需。民國以來。仍恃借債為生。外債斷源。則高利以備內債。近三四年來。內外債均借無可借。遂致國債拖延。薪餉積欠。苟有理由。足以說明此現象者。則惟曰：由於我國抄襲外國量出為入之預算制度之故也。國人從未知外國預算制度之難點。故亦從未有真正之預算案出現。我國舊制。以量入為出為原則。與外制適相反。未始無由來也。（英文原文見社會政治學報第八卷第四號）財政整理會（顏惠慶博士為會長）所擬財政大綱五條。其第三條。亦言國家預算之制定。須嚴切根據中央政府之收入。以為範圍。可見預算制度。固非可以輕易襲取。便足推行本國而盡利也。

北京憲法。關於預算之規定。重於衆院而輕於參院。各國憲法。固亦有規定預算案歸衆議院先議者。然預算之成立。則必得兩院之同意。倘兩院意見歧異時。則上年之預算案繼續有效。新預算不能成立。英法各國均係責任內閣制。其制亦如此。固不必因責任內閣。專對衆院負責。參院之於預算案。即可置諸無足輕重之列也。且本憲法一百十條。

募集國債。及締結增加國庫之負擔。須經國會議定。一百一十一條。直接有關國民負擔之財政案。衆議院有先議權。夫議定者兩院合意行之。先議者僅有先後之分。並無輕重之別。而預算案中之最重要者。亦即無非包括於此兩條中之實質。今於此兩條中。參院與衆院有並重之權。獨於預算案。則參院修正或否決時。須得衆院之同意。如不同意時。原議案即成

將來的家庭 (下)

夫婦間共同生活既然開始。便有許多家庭間的瑣屑問題。應當安排妥當。這種責任。都應當由女子去担負。方纔能井井有條。

在家庭方面的設備。不外兩種用意。一種是關於形式美的。像起居室裏陳列的花草。和屋裏的飾物的調度。在平民式的家庭中。雖然用不

到十分考究。可是也不能不略爲的布置些。那種花草是美麗而經久。那種花草是培植得容易。在做主婦者的心裏。不能不有一個適當的研究。夏令的屋內飾物的色彩如何。冬令的屋內溫度如何。類似這種的問題。也應該有那正確的常識。那麼這家庭萬纔稱得完全。還有一種設備是關於實際方面的。像各種家用的藥品。和醫藥上的附屬品。也是不可少的。阿司匹靈。金雞納霜。止血藥。痧藥水。綑帶。藥棉。橡皮膏。玉樹油等等的普通藥品。都得預備着。不但是方便自己。臨時還可以救濟別人。

交際問題



爲預算(一百一十二條)既使其得爲修正。或否決。復使其受衆院之同意。一予一奪。等諸無有。各國固有不以修正權付諸參院者。然否決權則絕對保存之。今否決權亦不完全。不能不謂爲世界憲法之特例。即與本憲條文亦有自相矛盾之點也。

個人與個人間有交際。家庭與家庭間也有交際。不過中國舊社會上的交際。實在是太不經濟。節令的餽贈。和婚喪喜慶的應酬。實在是毫無實際的舉動。所以我們主張改革一下。因爲節令的餽贈。我們既收了人家的禮物。勢必要預備一份去還禮。交際越廣。糜費越大。而收下來的

文明今進步
東西。不見盡投我們的所好。還不如大家免了的好。至於人家辦喜事送禮。雖然表婚姻須面上表示敬意。可是送了禮去。吃人家一改良頓喜酒。那做主人的未免太糜費了。所以但見新我們很主張遇到喜慶的事情。在主人方面可以不必收禮。客人方面也不必送禮。藉此可以免去許多周折。如果爲聯絡情誼起見。不妨採取聚餐的方式。各人要吃

吃自己的。倒還直截爽快些呢。如果送人家的喪禮。與其送那沒有實用的花圈。錠箔。輓聯。軸幛。香燭。不如直接送現錢。那麼還可以得些實惠。平時幾個比較親密些的親戚朋友方面。不妨先行聯絡。規定每兩個星期。舉行一次聚會。聚會的地點。可以在各個家庭中輪流着。在聚會

凝冰

之前，先要規定每一份（包含夫婦倆）的用費是多少？按期交給當值這家的主婦，就着收入的數目去支配茶肴茶點的豐儉。這聚會的日子，最好是星期日，那麼大家不會被事情牽絆，可以很暢快的歡聚着，而且還可以省得拋棄了正當的職務，去做那些無謂的周旋。

■娛樂問題■

人生應得適當的調劑，這是自然不易之理。平時很勤懇地工作，那麼這疲勞的精神，也該用娛樂的方法，使它恢復。

舊社會中視為娛樂的，差不多除了麻雀撲克之外，簡直沒有別的東西。男子方面，因為以賭博為消遣；於是不僅耗費時間，耗費金錢，並且常能使夫婦間發生衝突。女子方面耽於賭博，更使家庭中發生了一種凌亂無主的景象。所以新家庭中應當排除這種不正當的娛樂。

音樂可以陶冶性情，養成一種優美而高尚的情操。尤其在我的家庭中應當用音樂來做娛樂之用。因為我的「伊」，性子燥些，假使用柔和的宛曼的樂聲，不時的感動伊，我相信伊的性情一定也能變成柔和。至於音樂的選擇，那是隨着各人所好。像笛，簫，笙，月琴，琵琶，都能發生宛轉的聲音，胡琴的聲音，似乎覺得野些。如果在那花好月圓的時候，對着清光，撥動了琴絃，和着那清遠的笛音，合奏着一支名曲，這是何等有趣的事情呀？

戶外運動，算網球最合宜了，設備並不十分麻煩，兩個人沒事的時候，打這麼一回，比什麼運動都來得好，並且在健康方面也可以增進不少。

在不聚餐的兩個星期日，可以揀那有趣味的影戲或戲劇，欣賞一下。因為我倆對於影戲，都很喜歡研究。戲劇也很嗜好。

此外像春秋佳日，尋那山坡水涯的幽靜去處，徜徉笑傲，也足以洗滌那胸襟所染着的塵市俗氣。花晨月夕，更足以徘徊流連。越是忙裏偷閑，纔越覺得趣味濃郁。

我倆對於旅行的興趣，煞是不淺，所以我們很希望以後能夠時常有短期間的旅行。旅行的地點，像杭州的西湖，南海普陀，蘇州光福，江西廬山，山東泰山，都是我們平時所相望的。我們既然這麼想，或者可以實現。況且年少力壯的時候，不去流覽山川，等到白髮頹唐的時候，恐怕要去時也沒有這麼好的精神和興致了。

■子女問題■

老實說，在如今這個時代，人家對於子女的希望，實在是很淡薄了。因為不僅是生了出來，還須撫養教育；少些還可以維持，多了簡直是終身之累。我也這麼想，最好是沒有子女。

可是我們不能只顧了自己的生活，還應當將社會的任務分担一些。那麼假使不幸而有了子女，也祇能盡我們的責任，使他們成功社會的健全分子，以增進社會的幸福。所以雖然心裏極不願意，也不能不預先有個很周密的計畫。

普通人家對於孕婦的運動，是很不注意的，往往有隨伊們常日的睡着，這實在與孕婦方面很不好的。所以我主張女子在妊娠時期，應當使伊做一種不勞力的適當的運動，那麼在分娩時不致有種種的困難。照生物學的理論上講，妊娠時期耳目所觸的景象，與胎兒的性態大有關係。所以我主張女子在妊娠時期，應當替伊造成一個愉快而優美的環境，使伊應到胎兒，造成一個活潑美麗的小寶貝。

在臨產的時候，應當將伊交給那產科醫生去料理。因為普通的穩

婆，實在是極危險的東西。

平常人家的小孩，每多病症，大半的原因，都是從起居飲食方面發生的。所以我主張小孩哺乳，要有一定的時間和分量，不能因為他一哭便去喂他。因為小孩的動作，除了哭以外別無表示的。

小孩的衣服，不宜過多過厚，否則於他的發育方面很有關係。所以我主張在冷天不必替他穿得和棉花團一般，祇須揀那輕暖的質料給他禦寒。一則省得過熱，二則使他的肢體不被束縛，能夠活動自然。

小孩到了五歲，可以道他到幼稚園去，使他受慣那學校間的生活，大些，再送入小學校。回家之後，父母應當時時督促着他留心功課。應用誘掖的方法，使他對於讀書發生興趣；不要祇是威嚇，使他發生無可奈何不得不聽從的感想。

小孩的教育費，在他初生的時候，就應當替他按月儲蓄起來，那麼

日積月累，自成一宗巨款，使他得循序上進，不受經濟的恐慌而致失學。當小孩發生了性的秘密的疑問時，應當由做父母的用誠懇的態度，依着他的年齡和智慧，用極明瞭的方法去指示他，免得他受許多不良的影響。

★ ★ ★ ★ ★
我列舉了以上的幾段理想，供男女青年的研究，我並不敢說我們的主張，算是盡善盡美，不過是一種參考而已。

我們很希望將婚的男女們，不要冒冒失失的祇顧夢想着結婚的甜蜜；應當想想你們所負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你們的計畫，應當怎麼的打算？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這就是我所以要發表這篇東西的意思。

(完)

影話

心冷

▲要做明星，不是從幾身漂亮的衣服上來的，也不是幾滴真眼淚可以博得的。要對於藝術有真功夫，拋却了自我，去體貼劇中人的性情身分，很忠實的發揮纔是。

▲人人存着要做主角的心，試問影戲怎麼能做得好？

▲影戲不在人多，祇須個個能深刻的描摹，始終不懈，即使幾個人做，也能算得一夠名劇。

▲影戲演員是社會的指導者，所負的責任，比學校裏的教師還重！

二月拘留記

周昌鴻

這篇記述是我在經北京警察廳衛戍司令部西苑十三師司令部三處拘留被釋後。追述被拘禁中的情形而作的。北京是政府所在地。奉行一切法令。應如何的謹嚴。但是在軍閥勢力之下。那就不肯再管人民更有甚麼言論自由或身體自由了。記者係因國聞通信社發表張作霖警告曹錕一封信而被禁。這信與原信並無一字差異。據記者被釋後。聞得公府中人所述。此事尚有一重內幕。警廳是奉了曹錕命令逮捕記者。可是可憐曹錕並張原信沒有瞧見。張信到了。陸錦等首先接閱。恐怕曹錕見信後着慌。就把原信改頭換面。把內容換過。添了痛罵吳佩孚的一段。另抄呈給曹閱。同時反說報紙上登的信內容不實。嗾曹懲辦報社。這一下子。記者可就無辜遭殃了。從這裏可見曹側諸人的欺瞞作祟手段。更可見曹錕的昏瞶糊塗。並北京政府當時的黑暗無法。

(一)我的境況 我是在國立北京法政大學學政治的一個工讀學生。我的工作就是在北京國聞通信社任編訪教育界運動與社會運動兩項新聞。藉此維持我求學的费用。

(二)在警察廳第一次被審訊的風味 當江浙戰事一觸即發的時候。我們國聞通信社的奉天通信員希齋君。寄了一件新聞稿到社來。這稿就是張作霖警告曹錕的一封信。勸曹錕不要用蠻橫的武力去壓爛江浙。否則將從事武裝調停。這封信稿。我們是在九月二日接到。既然這項消息。關係時局極其重要。而東南惡耗。又頻頻傳來。我們第一以盼望和平的心理。第二以忠實態度報告確切重要消息於社會的兩個理由。當然在二日晚我們總編輯吳君就將這件新聞發表了。

九月三日。各報也有將那封信全登載的。也有摘要登載的。到這日晚七點三刻。我們正要發稿送與各報館的時候。忽然來了兩個便衣警探。隨着又來了四個雄糾糾的巡警。取出京師警察廳的一張知會單。說：『我們總監請你們經理胡政之先生談話。』此刻我們同事的都不知道警廳找我們。是因為什麼事。不過僅僅知道總有點麻煩罷了。我們社中的

經理胡先生。是常住在上海總社的。所以我們對來的警士們說：『胡先生到上海去了。』警士說：『如果胡君本人不在京。就請你們編輯去一個。』那時我們總編輯吳君回到編輯室中。默想了一會兒便向我說道：『密斯特周。我想請你到警廳去一趟。好不好？』我想了一下。既然推我去。我就不能推辭。所以我不遲疑的答道：『好罷。我去一去。但是。我今天恐怕不是旁的事。多半是因為我們昨天發表那篇奉天通信的緣故。我把原稿帶在身上。如果是這件事。有根據的新聞。當然沒有幾多話說。』於是我將原稿尋得。帶在身上。隨同諸警士向警察總廳去。路上坐膠皮車。我要給車夫時。巡警說：『你不用給。歸我們這裏給。』我也就聽他給了車錢。進了警廳之後。他們就把我安置在會客室坐着。那時是八點半了。可是老等都不見有人來和我談話。我催了一回。巡警說：『我們承審他有事出外。你待一會兒罷。』後來我又催他們用電話去找了許多次。直等到十一點半。這位承審老爺的私事才辦完跑了來。當我在廳老等的時候。心裏非常發慌。因為我在社中事畢回寓。每晚總是八點鐘前後。而且這時我有一位朋友在我那裏養病。我十一點後還沒

有同寓，所以我心裏極其不安。

這位承審回聲應後，就開始審訊。他坐在臺上，我立在臺下，瞧他面貌。有四十多歲，雖不怎樣凶惡，但也不很慈祥。他首先問我的姓名年齡籍貫。及在通信社所任的職務。在我一一答完之後，他問：「胡政之何以不來？」我答：「胡君到上海去了。」他說：「你來是替胡政之負責的嗎？」我說：「不是。」他說：「胡不在社，社中責任該誰負呢？」我說：「胡君臨去時，並未託何人代負責任，則胡君的責任，當然仍屬胡君負擔。」他說：「胡在你們社中，是什麼職務？」我說：「是經理。」他又問：「你們社中編輯有幾人？」我答：「四人。」他說：「編輯新聞之責，當然歸編輯負。」我說：「對內由各編輯分類負責編輯稿件的責任，對外則仍由胡君負責。」他說：「既是編輯，對內對外，當然負發稿全責，今晚你既來了，就是替胡政之負責。況且你又是編輯，更不能推辭。」這時我心中就回思一會，見他越問越緊，知道一定事由不輕，我若全不負責恐怕他要危及我們通信社的本身與其他的同事。所以我就說：「胡君的全責我不能負。假使我與承審異地而處，恐怕承審也是和我有同樣的答覆。」他說：「這是你強辯。」我說：「這是合乎情理的話，我們當編輯的人，無論如何，不能代替負責社責全部的經理，這是一個很顯明的道理。不過編輯的責任，我們可以誰編誰負。」他說：「這就行了，祇要你負編輯的責任就成。今日順大時報登的一段奉天通信，張作霖與曹大總統一封信，可是你們發表的？」我說：「是。」他說：「可是真的？」我說：「我們萬不能報告無根據的消息，這有原稿為憑。」他說：「你能找得原稿嗎？」我說：「今日之來，我的愚見，就料想或者因為此事，所以將此稿就帶在身上。」我隨說隨即將原稿給他，他細細的看了許久說道：「這不能證明是真確的，因

為誰都能寫字。」我說：「固然誰都能寫字，但我們社中四個編輯二個書記的筆跡皆可對出。」他說：「難道除你們六人以外，就無人能寫字嗎？」我說：「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最好的證據，就是原信的信封，因為這是一封快信，郵局要掛號的。」他說：「信封也不能為憑。」我說：「如果信封再不能為憑，那麼，我就要請問貴承審，什麼東西纔可以作憑，始能證明這封信是真的。」他搖頭說道：「哼！我叫你找證據，你倒反來叫我給你找證據了。」我說：「這話不是那樣說，因為我不很聰敏，我所找出來的證據，貴承審都不相信，現在我又不知道貴承審究竟信什麼？所以不得不請問一下，祇要貴承審信什麼可以證明，我就找什麼得了。」我這樣一問之後，他可答不出話了，停了一會兒，他忿忿的說道：「好！你去找信封來我瞧。」我說：「可以，但我有一點要先聲明，我們社中每日收到各省通信員的通信很多，每日的信封，都丟掉了。這次可惜我們很愚蠢，沒有先見之明，竟自將那個信封，一樣的丟入字紙簍中去了。倘若不幸，又被當聽差的給了收字紙的人，那我可就沒有法了。好在這信是昨天才到的，我回去盡力找一找看，也許找得着，也許找不着了。」他說：「那不行，今夜的事情緊急的很，非找着不可。」我想，這是他威嚇我，所以我就答道：「我去找罷，找不着我可沒有法子。」於是他就叫兩個巡警，跟着我回社去找信封。當我回去時，社中祇有幾個聽差，我問吳先生——他是我們總編輯——那兒去了，聽差說：「西安飯店去了，可以給他打電話。」於是將電話叫通，我一面與吳君談我在警廳被審問的情形，一面叫聽差找信封。在談話之末，吳君問我道：「你吃晚飯了沒有？叫聽差買些點心吃了再去，同他們答話和平些好。」我說：「我此刻不感覺饑餓，祇要把信封找着，就沒事了。我回來以後再吃，我同他們答話，

當然取和平態度。』談完之後，信封也找着了，我在這時，心理就很喜歡，拿着信封隨兩個警察又到了警廳，來往的車錢，又是警察會鈔。自我有生二十幾年以來，我沒有受過什麼知事和法官的審訊。除開我以記者的職責，去到京師地方檢察廳去旁聽審判，羅文幹君關於與款案，及京報記者王懿年君當去年賄選時，痛罵受賄議員案而外，我是沒有到過法庭的了。這次審訊，可算是我初嘗風味。

與我在當夜受同樣審訊的，有一位民德日報的蕭君，和亞東新聞的歐陽君，他們是根據世界通信社的通信，登載宜興失守的消息而被審訊。我二次到警廳時，警察就先將信封取了去，到夜半一點鐘時，又開始在先那個法庭審訊，我見了那承審，先就說：『字可以作假，這個信封可不能作假，因為這上面的郵局圖章是假不出的，而且既是快信，郵局掛號這種手續，外國人經理的事務，更不是我們中國人能作假的了。』他聽了我這一段話後，他說：『我又

沒有說你這信封是假的啦，既然這信稿是由奉『來』的罪是沒有什麼罪，但是不謹慎也有過失啦，今天晚上，還不能了結呢。』我聽了這知道是不能放我走了。我就向他說：『若果說我們社中發表這條新聞，犯了不謹慎的過失，那我此刻也就不辯了，因為謹慎不謹，並無一定標準，我說我們的新聞有根據就是謹慎，貴承審要說這不是謹慎，我也無可如何，總之，民主國家的輿論，是全國人民的指導，報社是發表輿論的機關，中國的新聞事業，極其幼稚，我盼望貴廳以愛護和培植新聞事業的



外報 諷中 國修 改清 室優 待條

熱望，對於本案，寬宏辦理。即以愛護和平的心理而論，敝社同人，亦決不後於當局。他聽着仍說：『這案今晚無論如何，是不能了結的。』我說：『既然今晚一定不能了結，好在我住在此地，也不會逃跑，以後那時傳，那時到。』他說：『今晚可不能走啦。』我說：『我們辦新聞的人，白日訪消息極其勞苦，惟賴晚間休息，承審的子弟，將來也許有從事新聞事業的，甚望將本案寬大辦理。』他說：『我是無辦法，因為這是上頭的話，決不能通融。』我說：『此際天氣甚熱，臭蟲又多。』當我說到此處他便說：『

呵！你怕住的地方不好麼？這層可以通融，特別優待，凡可以通融的地方，無不通融，不能通融的地方，你儘說亦無用。』我知道此時再說也是無益，所以我就再不發言，我被拘留的命運，從此也就定局。他便叫我出審訊室去，我說：『我還有一個請求，准我通一次電話。給我的同事們一個消息，因為我到貴廳來時，他們全都候我回去，現在既然回去，若不通知他們，使他們通宵着急，我心裏很覺不安。』他初不准，我又委婉的請求一回，他才說：『那麼你把電話號數說出，我叫人替你說。』我知他一定不准我親自叫電話，所以我將電話號數說出後，聯着我又說：『我很盼望這個電話真能打出去。』他說：『我既然答應你，一定打出去。』我向他道了一聲謝，隨着就出了審訊室，我仍在會客室中候着，等到蕭及歐陽兩君審完後，才將我們三人一起送往拘留所。

(三) 拘留所中一段絕食生活 警廳的拘留所，就在廳內，我同幾個巡

警行至拘留所門口的檢察室內，就叫我將衣服鞋襪脫去，徧體檢察，除將衣服穿上身而外，其餘之銀錢手錶等物，全存放在檢察室中。入拘留所時，已是晚間二點半鐘。蕭及歐陽二君，都受了同樣的赤裸裸檢察。我們却是受了優待，三人住在一個二開間的特別優待室中，一人一舖。被拘留的人，照例是吃窩窩頭，但也准我們另自買飲食，看守我們的巡警，每半點鐘一換。三點過的時候，外邊給我送了一件外套來，我認得外套是總編輯吳君的，此時我知道電話打通了，我也就睡眠下去，一心祇盼望明日就能將這案子解決了。

四日早晨，又從外面送了一套衾衣來，由此我知道與我同住的朋友知我被拘了。我又請求准我寫了一封信出去，要了一部曾文正公書牘彙鈔進來，此時我雖然盼望速速出去，但我知道警察廳是常常隨意拘人的，我的一位朋友，在去年反對賄選，遭了他們本省那般無恥議員的忌恨，遂以一封書函叫警廳將他捉去關了十幾天，難道我就不被關十幾天麼？所以我豫備這部書以防萬一。可是，心裏雖然想了這麼遠，而我那盼望出去的心真是萬分急迫，因為我同一位朋友約定五日要到香山去遊玩，我早已給信香山的朋友，叫他們五日午前十點鐘在山腳下來接我們，而我們的行裝也豫備好了，我又和同時到香山去這位朋友約定，五日晨七點在西直門相會。所以我在拘留所中，一想到這件事，心內就好似沸煮一般。因為今天若不能出去，明天在各方面失信，是一件最痛苦不過的事情。看看夕陽已是西沉了，天氣又煩熱的很，更加上心中有事，所以更覺難安，到了晚間，還沒有釋放消息。點燈的時候，我就和歐陽君說：『我們讓他不明不白的老關着，也不是事，依照違警律於二十四小時內，應該給我們一個判決，我們最好是根據違警律陳述我

們的意見，』當時蕭君也表同意，要來紙筆，向警廳司法處陳述左列意見：

敬請貴處，於二十四小時之法定鐘點內，將我等三人案件，明白判決，以便遵守。否則我三人即於入拘留所二十四小時之後，宣告絕食，以示尊重國法擁護人權之意。

在我們這段意見陳述之後，到了五日早晨，看守我們的人，問我們早晨吃什麼？我們說：『二十四小時過了，從此以後，我們已宣告絕食，你們也不必再來問吃什麼的話。』到十點鐘時，忽然來了兩個巡警，叫蕭及歐陽二君收拾東西出去，他們兩人出去了，我一人在裏邊更是着急，到中午還不放我出去，看守的巡警常常很親切的勸我吃飯，說保養身體要緊。我向他們說：『承審既然認我無罪，為什麼把我久關着？你瞧！如此無法無理的蹂躪人，我吃飯幹什麼？』又過了一會，我就假裝說病了，也就呻吟起來，看守的巡警問我要請大夫瞧麼？我說：『瞧牠——病——幹什麼？警廳醫藥我都不需要，我祇要依法辦理。』巡警也把我無可如何，到了晚上十點鐘，從門外來了兩個巡警，很匆忙的說：『周先生！快把你的東西收拾好。』我聽罷這話，心裏暗暗歡喜，我從此就出黑暗地方了，我就向一個巡警說：『勞你駕！幫我雇一輛車。』他毫不遲疑的答道：『車已豫備好了。』我心中暗想，他們這麼好嗎？及至走出大門口，就看見一輛汽車，我就知道不好了，更不知要將我送到那裏去，因為我對於警廳的汽車印象很深，在五卅運動以後，警廳捉着學生代表，總是用汽車載着走的，所以我一出門望見汽車，我就明白了。行近汽車處，四個武裝警察叫，我上車，上車後，他們坐在我兩旁，我坐中間。我想，大概是送我到地方檢察廳，這是我所盼望的，因為到此地可望依法解決，但是我又想，由

警廳到地檢廳很近，為什麼要汽車，我正在疑惑之際，車一拐彎就進南池子往地安門那條路上走，那時我就莫明其妙，在十點鐘以後的黑夜裏，四個武裝警士惡狠狠的圍着我，司機生把那喇叭按得嗚嗚的響，更是討厭極。車開得飛也似的快，我心中就有點膽怯，恐是他們乘昏黑無人之際，來槍斃我罷？但我又一想，在專制君主時代，辦死罪也要罪人畫押於供詞，我並未畫過押，中華民國總不至於比專制時代更黑暗，這樣一想之後，我的神定住了，心也不亂了，就隨他們送我到任便那裏去罷。

(四)衛戍司令部之一夜半天 車出地安門，進帽兒胡同，我就明白送我到衛戍司令部了。因為我知道張國燾他們關在這裏。下車就由幾個遊緝隊兵將送我入裏邊，初行到一個監獄門口，充鼻子的尿臭氣就首先來把我迎着，幸虧後面一個人說：『優待！優待！』又將我引到別的一個監獄，一進門，見裏邊有四五個人，內中一個，並不像普通犯人，尙帶幾分學生模樣。我身上也穿的是一套綢學生服，自然也容易認出是一個學生。剛一進去，他立在炕上，定定的一眼看着我，我也定定的一眼看着他，看了許久，他才問：『你貴姓？』我說：『周昌鴻，你貴姓？』他說：『姓張』此時我已猜想到他是張國燾了，但我很遲遲的不敢一口說出他的名字來，他便說了他是張國燾。我才說：『久仰！久仰！很受苦了。』於是看守監獄的人，就禁止我們談話。如像入警廳拘留所那樣檢察法，把我一身脫光，又檢察一次。

到這裏，對於絕食問題，我就熟思了一會兒，我決定從這裏起，不絕食了。因為在警廳絕食，是希望(一)釋放我。(二)送我到司法機關。現在雖然都出了這兩項希望之外，可是他們不敢留我在警廳絕食，可見警廳

還有點法律觀念，也還不失為有一點法律氣味的地方。而今到了這衛戍司令部，我認爲我好似入了從前那野蠻部落中一樣，這裏的法不是國法，祇是野蠻階級的意旨罷了，在此地絕食，是不犧牲，是無益的自戕。所以到這裏我又照常飲食，在這晚夜深的時候，張國燾君和我低聲的暢談了幾點鐘，我們各人述說被拘以來經過的情形，他又告訴我設法往外通信的經驗，以及監獄中犯人敲詐犯人，看守犯人的又敲詐犯人等黑暗情況。他說：『我幾個月找不着一個人談話了，今天早晨十點鐘由警廳送了三個新聞記者來，立即又送到西苑十三師去了。』我問他：『他們姓什麼？』他說：『姓蕭，歐陽，宋。』於是我才知蕭和歐陽二君並未釋放，宋君是世界通信社的記者，乃四日被警廳捉去的。

六日午後三點，又開始審問我，那個法庭，黑森森的，面目很清瘦的一位承審員坐在上面，他照例問罷我年齡籍貫之後，他就說：『胡政之為什麼不來。』我說：『胡君因事早到上海，這種情形，警廳問的很詳細，承審可以調閱他那理的供辭。』他說：『你知道麼？你們通信社已經被警廳封了，其他的人都跑了。』我說：『我尙不知。』此時一聞社已被封之言，我便想，從前硬負一部分責任者，爲的是保全社之本身及未被拘諸同事，今社已被封，諸同事亦去，我何必再負如許責任呢？所以我就立即說道：『關於奉天那一項新聞，並非我所發表，我在社中責任甚輕，亦不知此事如此重大，三日晚警廳傳言問話，同事推我到廳答覆，我此刻還是學生求學時代，望承審設法，使我學業不致荒廢，則甚感謝！』他聽我說完以後，便將眉頭一縐，說道：『你怎麼走到這裏來了？在那個學校？』我說：『我現在法政大學，當晚同事推我前往，彼時亦因義不容辭，所以就來了。』他說：『既然這樣，此次是總統的命令，我怎能夠放你，祇好你暫

在這裏待着，等胡政之到案時，我們再放你，這裏那監牢中，當然你住不慣，既是念書人，我另外給你找一個可以念書的地方住。」我看再也不能說脫了，所以我祇道：「深謝！」他又准許我找封信回去要衣要書。審訊終了，隨着一個書記就叫我在供詞上簽押，我說：「給我看一看上面寫了些什麼？」他初不肯，我就不簽押，於是他給我看了，供詞上有二個要點如左：

第一 說奉天通信稿——即張作霖與曹錕書——是實

第二 周昌鴻代替胡政之

我看了這段供詞，對於簽押，我就遲疑了良久，那個書記，他祇是向我說：「不要緊，你簽了罷……」好似他急急於欲完成他的責任。此時我一想，說也是白說，祇要他認通信稿是實，就沒有大罪，代替胡政之先生，不過把我多拘禁幾天，好在能夠給我找一個可以讀書的地方准我讀書，總算是不幸中之幸了，所以我就決然的簽了指押。這一段審訊，又算告了終結。

(五)西苑幽居四十八日 出衛戍司令部門口，又是一輛汽車橫在門前，兩個兵擁着我上了車去，車便向西開走，我便知道是送我到西苑去了。我心中到早也想呼吸西苑的新鮮空氣了，因為在衛戍司令部獄中那種骯髒臭氣，一夜半日，早把我頭薰昏了。這一天，陰雨不止，陰歷八月初間，氣候已漸涼了，汽車經過什刹海，繞着岸邊行，海中的水，清的像一面鏡樣子，密密的雨點，落在水面，一打一個圓圈，一打一個圓圈，驟然從獄中出來，聞到極清新的空氣，又遇着這種雨景，想起我自從住在南城，暑假中間，縱然無課，每日都有工作，天氣很熱時，雖是朋友約去逛，總覺得那海水不好，有點臭氣，所以兩年夏天都沒有逛過這裏了。這次坐

在這種車中，看見這種景緻，我的心境，立時就愉快了，簡直就忘了我是一個被拘禁而失了自由幸福的人，也就不覺得我兩旁還有兩個看守我的武裝兵了。這車一直駛到西直門，我的眼界，更看得高遠了，遙遙的望着西山的山峯，和無限的曠野，我滿懷的鬱積，好像是瓶子抽了塞似的，一下都把一種氣放出去了。

到了西苑陸軍十三師執法處，已是快六點了。在這裏真算是受罪人的「如天之福」了，我一人住一間房，窗戶可以朝暮啓閉，屋內是一個大炕，給我兩條被蓋，每日兩餐飯，有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每日給我送飯，送洗臉水，送茶，所以就飲食起居來說，是毫無痛苦。剛去這天，姓安名西華的這位執法處長，他就走到我屋內來說：「我是處長，我們這裏不過堂，不過我要來問一問你的情形。」我見他是一位快五十歲的老先生，臉上充滿着和氣，我遂對他敘述在警廳與衛戍司令部經過的情形，並且說了我是一個學生，他聽我說完以後，便着急道：「你老兄怎麼走到這裏來了，這是軍法地方，你知道麼？」我說：「我雖然知道，但是也莫可如何了，我祇得希望處長營救我這一個青年！」他又問我家中還有些什麼人，及至我說道家中還有祖父的時候，他便哎呀了一聲，我聽到他老先生這一聲，我就幾乎流下眼淚來了。他說：「好！你好好守規矩，我漫漫的打聽一下看。」說完他就出去了，我此時無聊，也祇得將我隨身帶的曾文正公書牘彙鈔翻開瞧瞧。八日午後，他手鈔一篇金剛經給我，叫我唸唸養心，他又講解一回。從此以後，每隔一天，他要在我屋內來一次，他看見我很刻苦的看書，因此他也更加同情了。十二日這天，我心緒很沉悶，信筆寫了幾首詩，發發我心中的感慨。（詩從略）

九月十五日，也就是舊曆的中秋，昨年今夜，和我的好友謝明霄在北京

中央公園賞月談心，今年今日，我幽在西苑，他回了四川，我一時思想所及，胸中懷人感時的情緒，初至沓來，這種風味，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嘗着的。過了兩天，思念明霄的心更切，但是終不能自解。

我什裏邊，一天一天的久了，情形也熟習些了，漸漸就叫服侍我的小孩給我秘密買報看，或往外間通信。有一天我看見報載直軍打了幾個敗仗，我就想起，萬一直軍終歸失敗，那時他們惱羞成怒，敗軍之後，把我一下槍斃了，也不算一件什麼稀奇事，所以那時我心中就豫備了萬一槍斃後一步，就是我從曾文正公書牘彙鈔中摘錄出來了許多作人處世的箴言，我就趕緊將這些材料分類編好，我想，不幸將我槍斃以後，有我的輯這本曾文正公箴言錄，也足以作死後的紀念了。一方我又想定，我死後所有的書物，應當分給我某某些朋友，我想在他們執刑之前，我可以要求緩半點鐘，我就寫遺書，這也是一定辦得到的。我又想人生生活百歲也是死，生下地就死也是死，到了要死時，無論如何悲傷，也免不了要死的運命，所以悲傷死是用不着的。到此時，我的心境，很爽快了。

十月初間，因為天氣漸冷了，我的衣服單薄，感受寒氣，就成了痢疾，有一星期之久才好了。於是這位執法處長就特別通融，准我們拘在那裏的四人，寫封信出去要衣服。因之我的朋友，不但把所要的衣服送來了，就是我要看的書和需用的錢也送來了。到這時，我更可以相安無事，我全部精神，遂完全寄託到書中去了。我讀了一部莊子，一部孟子，一部曾文正公書牘彙鈔，一部從前想看而無暇看的石頭記，摘錄成了一部曾文正公箴言錄。

此時已是十月二十左右，垣外的樹葉，一天枯似一天，窗外的花草，也一天比一天凋謝的快。我想，或者戰事須再過一月始能停止，戰事一日不

息，我是一日不得出去的，所以我又豫備再以一月的光陰，來熟讀戰國策，到了再一月之後，也許就落雪了，那時倘若是我出拘的時候，我正可以以把詩經上兩句很好句子，借來倒用。這句子就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斯，雨雪霏霏。』我就可以倒借為：『昔我來斯，楊柳依依，今我往矣，雨雪霏霏。』但是，剛到二十四日這天，邵飄萍先生就藉此政變的機會，在國民軍總司令處將我們四個記者保釋了。這日午後四點，我們四人才脫了牢籠，完全恢復自由。這便是我兩個月拘留生活的情形。在我出來以後，才知道我的朋友們，因為我被拘之後，風聲險惡時，或傳我已槍斃了，或又傳要將我解送洛陽，朋友們，有的至於落下眼淚了，有的各方奔告這種險惡消息，以求證其真偽，有的設出種種方法，以謀營救。我脫拘後聽到這些情形，都使我感激而至於泣下，狂喜而至於沉默，我在他們慰勉我的宴會席上，答謝他們的厚意說：『我不敢空口言謝，我祇願從此以後，我更加努力，堅定志願，向前奮鬥，以報答朋友們愛護我，希望我的厚意。』今天我也就用這幾句話，作為結題了。

一九二四，一二，二。於北京。

廢帝

楊雪門

苑柳蕭疎幾度秋。無愁大子忽生愁。杜鵑有血啼橋上。鸚鵡多情向隴頭。趙構有誰呼蠶帳。神山或許駕船樓。水流花落春如夢。記得宮娥對淚不。

京塵零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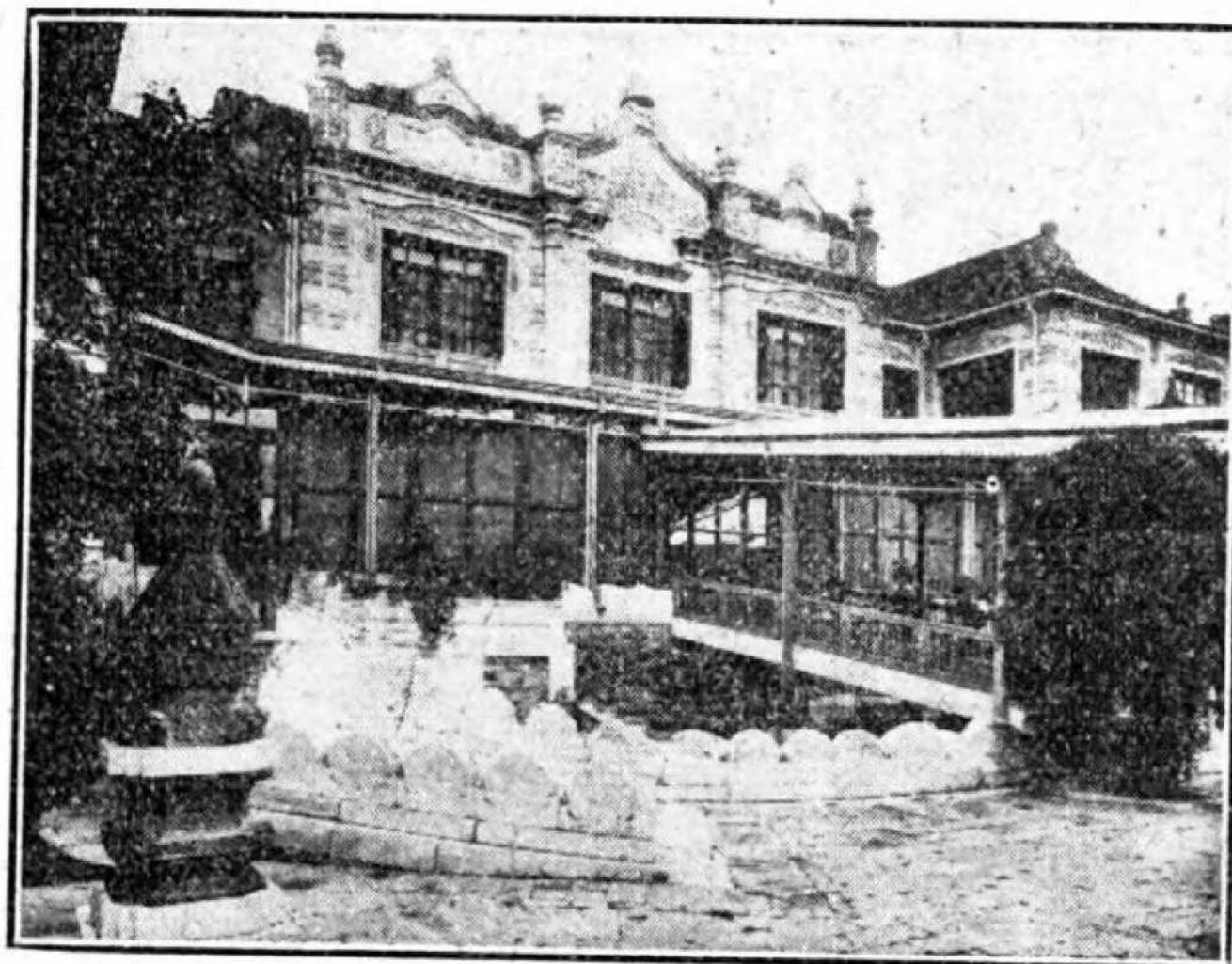
秋心

政治每經一次變革。軼事祕聞。有爲當時報章所不敢載者。茶餘酒後。朋儕聚談。零縑碎錦。拉雜記之。後人視之。以當稗乘。言之者無心。聞者可戒矣。

▲吳佩孚失敗之原因 此次吳佩孚之失敗。從軍事上財政上外交上以及內政上言。其原因多端。茲姑就其本身而論失敗之由來。一曰驕。二

何客。殆無例外。一日總稅務司安格聯往謁。亦復如此。安大不懌。以爲慢客。不終談欲行。後經人解釋。謂此係將軍慣例。所以表示親暱。不拘形迹

曰疏。當其由洛入京之日。氣燄之盛。不可筆描。王懷慶之開赴朝陽也。心實畏懼。勿願行。迫於吳命。垂涕就道。首途之前。受關防於吳。吳高坐四照堂。王入植立其旁。勿讓坐。亦勿敢坐。吳手持關防。以極輕藐之詞色。語之曰。『此遭好好兒去。慎勿丟臉也。』王亦爲巡閱使。以位級言。於吳爲平僚。吳對之若此。對其他可知。驕蹇如此。焉得不敗。吳入京之日。馮玉祥遣人上一手摺。力言攻戰之不可。吳抽筆大書其上曰。『不要多說話。』力擲手摺於來人。復語之曰。『他若不願去。把他軍隊交給我便了。』吳之度量若此。宜乎將帥攜貳。士卒倒戈矣。拔隊出京之後。全城空虛。不留一守。行軍大道。不設一探。及接國民軍主和通電。尙發電詢問虛實。其疏如此。又吳出師前。對胡景翼曰。『汝非僅打武（指奉張）且須打文（指馮）。』馮聞之。益不自安。驕疏二字。有一足以亡身。吳兼具之。其敗固宜。然世之才不如吳。而驕埒於吳者。可以鑒矣。



北京公府之中居仁堂

也。然安終不釋然。著者因聯想而憶及去年張敬輿爲閣揆時。有某公使謁見。時張之神經病已漸萌發。對客談話。往往神氣不屬。與某公使晤談時。張頻頻以鉛筆向紙上畫A B C諸字母。返覆不已。某使怫然直對張曰。當吾二人談話時。請勿爲此。張膛然曰。此中有數理在也。惜君不解耳。由是張神經之名詞。傳遍於東交民巷。此與吳事。可稱無獨有偶。中國人之踞傲失態。不諳儀節。遺笑外人。幾不復信中國自稱爲禮義之邦也。凡外人與吳接談過者。見吳狂忘之態。殆無不稱吳神經有變狀。及吳失敗。則外報逕稱爲有神經病矣。

▲陸錦短衣小帽看街榜 十二月十三日晨。國民軍佈滿全城。電話盡斷。大街上既站滿警備。小衚衕口亦各駐一兵。不得自由出入。居民從睡夢中驚醒。罔識所以。而身爲陸軍總長兼軍事處處長之陸錦。平時專以羅織黨人。逮捕新聞記者爲能事。對於國民軍之晝夜行動。在途數日夜之久。竟無一電一騎報告消息。及全軍入城。亦茫然能無知。幾疑飛將軍從天而降。是晨有人從西四牌樓邊者。見陸短衣小帽。披一大氅。雜人叢

中以兩手揉睡眼。觀看馮軍入城之六言告示。嗚呼。曹家有人如此。不敗殆無公理矣。

▲曹家敗於王毓芝 曹家之敗。敗於佞倖弄權。宵小包圍。如王克敏之蠅營狗苟。如李彥青之貽笑中外。如王毓芝降錦等之昏庸貪鄙。此數人者。殆無不足與歷史上之魏忠賢李蓮英等配饗千祀而略無愧色。而說者謂王毓芝之罪。尤浮於儕輩。當東北戰事。業已發動。議以步軍統領及警察總監另昇某軍首領等。以專京師警衛之責。而王得賄十萬。竟將命令留中不發。某首領因而灰心。遂別圖結合矣。至於王承斌。前次屢辭直隸督軍及巡閱使等。亦無非憤慨於羣小之見厄。此又為顯見之事也。衆叛親離有由來矣。國民軍既入城。在天安門架一大砲。要求曹錕下免吳停戰令。截至二十四日下午四時不見命令。則開砲示警。曹錕無奈。暫然顧左右而歎。頗致微詞於起義諸將領。以為今日反戈相向之徒。盡是昔年親手提攜之人。而不知自身盡在蒙蔽之中也。嗚呼。一國之總統。原豈若曹錕者。所能夠料哉。

▲馮玉祥預定回京 馮之率師出京也。與其親友作別曰。一月內行在北京再會也。聞者咸視為臨別慰藉之詞。而不料馮氏班師之舉。早決於出京之日也。馮赴前方。其夫人留居京中。馮謂日必有一親筆函相致。併附送果餌等物品。雅有拿坡崙兒女英雄之概。一日馮遣急足寄書夫人。囑速移津寓。逾一星期而班師入京矣。馮夫人極賢能。初馮極節儉。常布衣以提倡儉德。去年馮與夫人結婚之日。馮寄語勿須衣帛。屆時夫人艷服艷裝。滿身羅綺。馮頗不懌。卸粧之夕。馮夫人侃侃陳詞曰。絲業為中國出產之大宗。衣帛者外人少而國人多。今國人中以將軍之尊。尚不衣帛。自將軍以下相率從風。國中將猶有衣帛者乎。喜慶之日。猶不衣帛。則尙

有衣帛之時乎。中國絲業不將從此衰替乎。馮氏大為折服。自是以後。漸被綢綺。今則除服軍服外。亦居然綴褂綢袍矣。說者謂馮氏思想上。受其夫人之薰陶者。頗不少也。

▲王芝祥寫收條取印 王芝祥之為京兆尹也。未嘗見命令。某日王氏攜一弁兵。踱入京兆尹衙門。是時舊尹已逃。衙署冷落。見者不加措意。王以屬員不為歡迎也。遂逢人便告曰。我是京兆尹。今日來就職也。署員始知新尹到。既而王索印信。保印者稱未見明令。不敢相付。王曰。命令不日可下。印先交我可也。保印者難之。王曰。然則我先寫一收條與汝。印不可不今日交我也。王極迷信。署中用人。大半取決於乩壇。新易京兆實業廳長某乃道院中之一差役也。

關於吳佩孚之乩詩

吳佩孚由山海關退天津。有人向乩壇叩詢。乩示唐詩一首。而更易其末句中之一字。詩云。

風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碎玉壺。

吳由津率兵退却。再向乩壇叩問。仍得前詩而上下倒置如下。

一片冰心碎玉壺。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風雨連江夜入吳。

國內外一週大事記

由十二月四日至十二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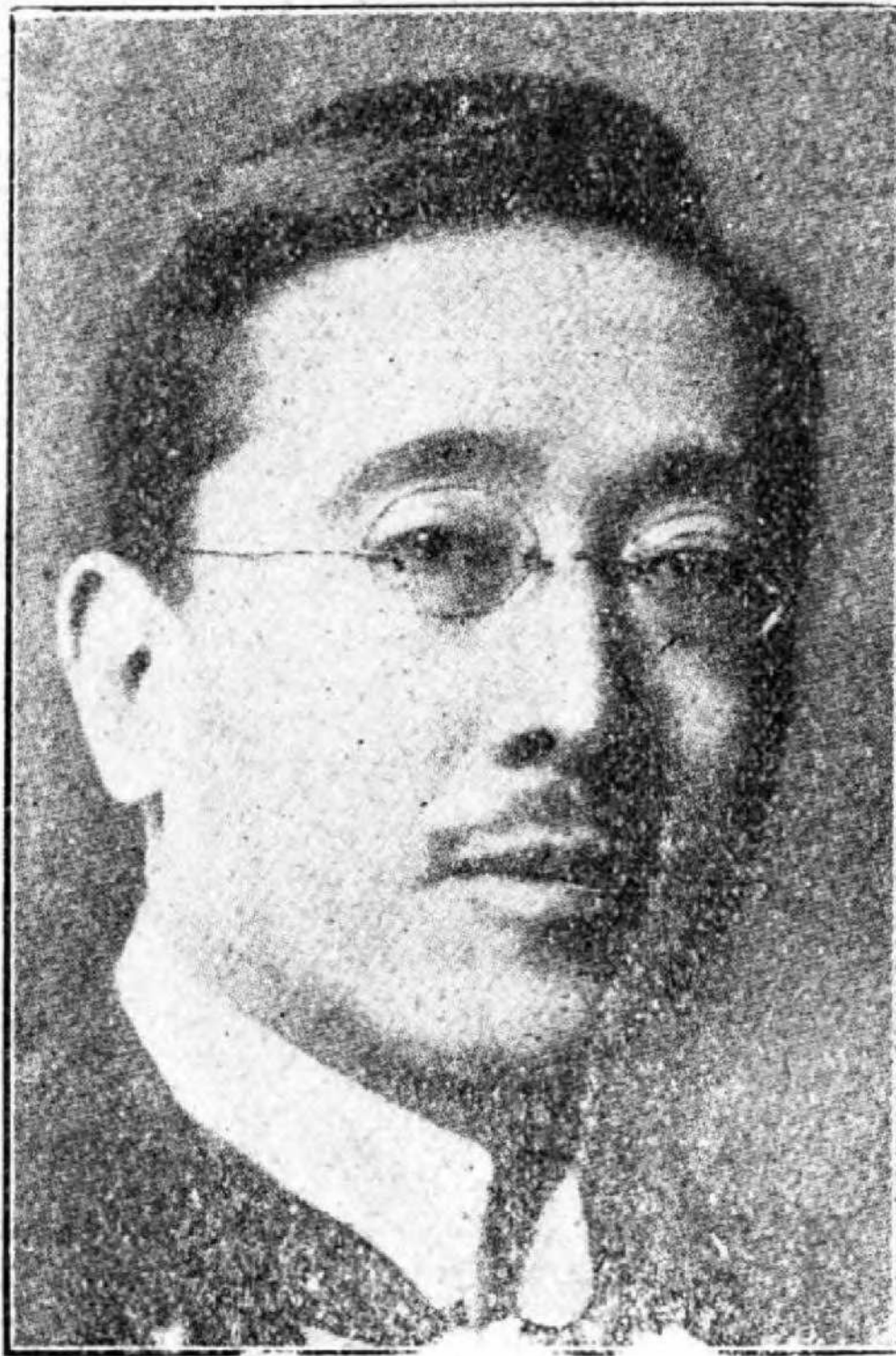
(公展)

(一) 國外之部

▲禁烟會議。此週間之日內瓦鴉片會議。第一會議已有結果。而第二會議毫無進行。第一會議三日核准修正約文。日英已有諒解。大會旋進行討論約文所附載關於私運之條文。中代表施博士反對此項條文。會議卒休會。五日會議時。已最後議定草約條款。在草約第二條加入一句。以應合日代表關於不許以鴉片買與未戒丁者之志願。此議定書載有

接受之決。文一條。內稱領照或註冊領烟之辦法。在若干國已收減少吸烟人數之效。但在違法貿易等於或超過法許貿易之國。則難以適用。故大會以爲此種辦法之成敗。大都繫於違法貿易之多少。并敦勸尚未採用此辦法之簽約國關於時機成熟時採用之。同時宜儘速作採用此辦法之籌備云云。各國代表皆已接受。惟

禁烟會議中各國注目之華代表表



宜於該地現狀之處。則除外。簽約國得以最優惠精神。研究可否設法懲治其本國人民在他國經營違法貿易。此約僅適用於簽約國之遠東所有地或土地。連暫時准用熟烟之租借地。或保護地在內。簽約國在批准時。得聲明此約之承認並不包括某保護地在內。此約自兩國批准後九十日起。發生效力。如欲廢約。則須早一年聲明。第二會議各股員會。迄八日止。無一提出報告書。英國代表戴納文

爲催促第二會議之進行起見。八日晨在全體會議時建議。限各股員會於本月十二日左右結果其事。庶大會可於二十日閉幕。但卒決定展至十一日再議限期畢。基事之問題。美代表提議。大會應聯合美國共同遏制海羅英之利用。此議已交醫藥委員會核議矣。

▲國際聯盟。八日午後。國際聯盟行政會。在羅馬公開大會。行政會主席致歡迎詞後。英外相張伯倫答詞。發揮英帝國尊重聯盟會並欽佩其事業之意。並請聯盟會之公平正直。爲英國所信任。此可於英國之立即接受行政會解決伊克邊界之決議見之。尤可於英國之預先聲明服從行政會最後決議見之云云。法代表白里安氏向人表示意見。謂英國之欲展緩裁軍公約之討論。乃當然之事。因英國先須向諸殖民地也。裁軍公約並不因此而廢止。但不過展緩考慮而已云云。日代表石井子爵宣讀

中代表不欲簽字於此議定書。願提出一保留案。致引起會衆之譁笑。嗣定十三日第一會議再行集會。但修正之鴉片草約七日業已公布。大概規定可用給資之僱員。辦理零售與分散鴉片之事。此法在行政當局能行使有效力的監督權之處。得暫時合用之。他處則零售與分散之事應僅由政府給與執照之人爲之。若註冊領烟之辦法。業已實施。則僱人售烟一層無庸採用。因註冊領烟可得相當或更有效力之保證也。簽約國須用其全力在土地內阻熟烟之用途。惟政府認以爲此種方法不適合

國際聯盟衛生委員會之報告。並表示其對於該委員會在過去四年內辦理鴉片貿易功績之欽佩。明年二月將在日本舉行遠東衛生大會。並於明年互換遠東醫士云云。行政會頗嘉許衛生委員會之事業。當國際聯盟所政會未開幕之前。英外交大臣張伯倫氏四日離英。前往羅馬。參與出發之時。發表言論。謂埃及事件。不在聯盟會章條文可許聯盟會干涉者之內。但渠為尊重及重視聯盟會起見。行政會如欲得關於埃及事件之消息及英國所以採此政策之理由。渠可為行政會言之。英政府并未藉英北

員遇害之機會而提出與暗殺案無關及無理由之要求。渠希望目前困難一經解決後。英國即可恢復對於埃及政府之友好關係。重開前無結果之談話。並保持不干涉埃及首相之獨立之限度。其措詞可謂冠冕堂皇矣。張伯倫道經巴黎。五日與法總理互換意見後。其同意事件如下。(一)對土決定兩國以駐君士坦丁大使為代表。(二)對於羅馬開國際聯盟會政會時所提議之事件。議定聯合政策。柯洛業撤軍之問題。曾經議及。但須視德國此後關於實施道威斯計畫之行徑而決定辦法。聞對於埃及問題亦互有諒解。張伯倫氏七日抵羅馬。與駐意英大使格拉漢。同赴意外部。與意相墨索里尼作友誼的談話。對於重要問題。彼此發表意見。尤注重於英意兩國之利益。故兩國或有可因此而定共同行動之方針云。

▲德國選舉。德國國會。自十月間解散後。至本月七日。全國票選議員。八日已告結束。據是日晨七時半各黨選舉結果之席數觀之。社會民主



黨一一九。日耳曼國民黨八五。中央黨五九。共產黨三六。民主黨二〇。巴伐里亞民黨一七。餘黨二十。尚有七十席結果未完。但大勢可睹。左翼諸黨已佔優勝。兩極端方面之共產黨與復古派。勢力均減。新政府政策將趨於和緩。並履行和約及道威斯計畫之一途。此乃今日所可顯見者。新國會當以社會民主黨為最有力之政黨。舊有之韋士混合黨。以社會民

主黨。日耳曼民主黨。及天主教中央黨組成者。苟得各小政黨之扶助。定可在國會佔絕對之多數。選舉中之最重要點。為擁護魯登道夫者之極端派完全破裂。此輩幾已全體加入日耳曼國民黨。為國會中第二最有力之政黨。共產黨之議席。亦多為社會民主黨所奪去。從前有六十二席。今將減為四十五席。天主教中央黨地位無甚變遷。日耳曼民主黨及巴伐里亞民黨咸多獲數席。預料新政府之組織。不出下述三途。即(一)社會民主黨。日耳曼民黨。中央黨與民主黨之大混合政府。(二)韋士混合政府。(三)現政府之繼續。而得社會民主黨之優惠中立是也。

▲法禁共產。法國當局。日來嚴禁國內共產黨之活動。蓋法國共產黨員薩杜爾氏近方復來巴黎。參與歡迎俄使克拉新之示威行動。遂引起報紙與國會之責難。共產黨起事之謠言頗熾。甚至謂已定本月某日革命者。報載共產黨機關部已接知共產黨起事之完全計畫。擬在突戈般舉行之第一步。在夜半以武裝者佔領市政廳。然後宣布自今而後。肉價減半。麵包鋪亦悉由共產黨接辦。藉以籠絡羣衆。又謂共產黨於九月二十九日擬定迅速實行革命之程序。擬改組共產黨。

於十二月一日前告畢。然後按照國際共產黨所定之方法進行。其改組計畫。有共產黨員註冊。積極向婦女鄉人及法領土人民宣傳。在陸軍中設立共產黨機關。與德奧兩國共產黨機關密切聯絡等條。法當局於是大為戒備。七日拘捕薩杜爾氏。解往奧倫裁判。內務部亦因兩日來警察搜查之結果。七日對於留法外人六十名下驅逐出境。計被逐者。意人四九。比人七。波蘭人六。塞國人。瑞士人。瑞典人與德國人各一。聞政府將繼續嚴密監視外人行動。並另擬計畫以處置犯有參加革命準備行動之嫌疑人。法總理赫里歐語共產黨領袖開慶氏。謂政府決定防阻共產黨為患。將禁止其示威行動。赫氏在羅倍宴會演說。亦謂內務部將遏制共產黨之禍。但國人不可張惶。言之過甚。政府將對於外僑入境事。採行穩健政策。且擬發展社會保險業。並擴張公共教育云云。可見法當局對於共產黨之戒懼為如何矣。

張福來離豫矣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 北京臨時政府之局面。此週無甚變化。各部總長之就職者。內陸法交四部而外。近又多一財部。李思浩五日抵京。六日即到部就職。列席閣議。留張訓欽任管部次長。而以鍾世銘為次長兼鹽務署長。李到部後。即下大批部令。更換司長廳長。二三角路色。自然聯翩上台。林建章已於五日北上。抵京後之就海長一職。本可不成問題。惟適因杜錫珪派之甯艦隊一再反對。林氏是否毅然就任。尚未可知。此外則唐紹儀雖未入京。而外交一席或不致驟然易人。勢必以代部混去。至教王(九齡)



農楊(庶堪)不就。運動者多。段合肥謂此兩席留界民黨。俟孫中山入京後再行決定之。財政方面。李思浩近方就職。除商章爾敦放還上月鹽餘五十萬。並借小款三十萬濟急外。其他無所進行。外傳丁士源代理整理財政委員長後。有擬將日本參戰借款提交整理會。一併整理之說。金佛郎案。外間亦有擬考慮承認之說。然李氏聲言決不承認用金。所謂日使調停此案之說。亦屬無稽。國人固深望臨時政府能適應民意。拒絕承認也。外交方面。四日外團在荷使署會議。討論對華時局方針。聞因某大使

署行宣傳主義。而中山近來又主張修改不平等條約。猛攻帝國主義。故除擬發表宣言外。並暗阻孫之入京。此真以賓客而問及主人家庭堂奧之事。殊非禮之所宜有。特段祺瑞氏就職宣誓。曾有『外崇國信』之語。似與孫中山之主張修改舊約。微不相合。使團九日會議之結果。即照會外部。請尊重辛丑條約。並表示如中國履行條約義務。則各國亦準備依據華會條約襄助中國。此舉用意。蓋一方以華會利益誘舉賄選。近日檢廳已由各銀行搜得賄選支票之根不少。八日又搜查衆院。據章士釗云。此舉目的。僅在阻止國會開會。起訴與否。不關重要。可見將未必仍含糊了結。惟執政政府對於曹錕。六日晚已下令。曹錕賄選竊位。禍國殃民。著內陸兩部嚴行監視。聽候公判。日內曹錕將即遷出新華宮。安置監禁地點。此事可謂大快人心。聞段祺瑞與閣員研究曹錕罪狀。認為普通行賄罪之一。並不認為總統違憲行為。應由普通法庭裁判。惟

以曹係軍人。決由陸軍部軍事裁判。其是否另組特別軍事會審。尙未決定。惟曹錕近日悉糖尿病甚劇。或將步曹錕後塵。未可知耳。

▲清室事件。白溥儀上月廿九日出走。日使館後。謠言更甚。竟有謂張作霖攜之赴津者。實則不確。溥儀三日仍居日使館。迎妻妾同居。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但外傳溥儀將不日出京。遠遊歐美。此後行動。大可注意。段祺瑞因謠言甚多。乃派秘書會同警廳。巡視清宮。加貼封條。並下指令。派襲心湛。葉恭綽。章十釗。沈瑞麟。劉治洲。馬敘倫等。爲修改清室優待條件。審查員。其在另一方面。則北大教授。發起通電。根本否認優待條件。日來正徵新聞界會同署名。兩方意見。自不相容。至於孫中山氏。則表示溥氏。嗣後同爲平民。應獲自由。入京以後。對溥決無危害之意。然則溥儀其亦可以不再庸人自擾乎。

▲天津時局。二日之晨。張作霖既突然率其奉軍全體將領。離京赴津。駐京奉軍亦隨之張抵津。後段派吳光新林長民葉恭綽輩三日赴津留張。仍勒回京。否則亦須留津商議善後。萬勿勿遽出關。奉張除令少數部隊由郭松齡統帶出關外。本人暫留津門。自孫中山抵津後。張又有偕孫入京之說。聞張密電段。痛論巡閱爲禍亂之源。請明令撤廢。東三省巡閱使自發電日起。永遠取消。又發通電。謂軍人干政。戰亂禍首。私人權利。誓絕於心。政府不參奉籍。都門不駐奉兵。出京收束軍事。駐軍準備撤防。嗣後東省軍事進止。悉聽中央命令云云。果爾。則在張洵可謂真有覺悟。段自樂于照辦。故九日閣議。已有擬令。裁撤各省區巡閱使。惟督軍易名督辦。而又省置一人。是仍督軍之變相。督軍制度不廢。軍閥仍可爲禍。深願張段容納民意之要求。毅然廢行裁兵廢督。則人民幸甚矣。

孫中山本月四日午刻抵津。歡迎團體一百餘人。數約萬人以上。盛況爲

從來所未有。但學生間有持反對帝國主義等旗幟者。爲法捕房捕去數人。是晚各團體預定在國民飯店開聚餐會。亦被阻止。嗣改爲張作霖宴孫。然孫僅派代表赴宴。五日中山臥病。惟張作霖盧永祥張學良往訪。均由孫在臥室接見密談。餘賓概由代表招待。北京消息。則謂孫因外界空氣惡化。託詞謝客。預定演講均作罷。實則中山旅途勞頓。肝胃舊疾復作。六日晚且覺病劇。非託詞也。七日病體稍愈。尙未復原。八日已可起床見客。惟醫囑靜養。故將俟一星期後再行入京。段派吳光新慰問孫病。又遣梁鴻志攜函迎孫。其待孫氏之主持善後會議。可無贅言。聞孫擬俟國民會議通過修改各不平等條約閉幕後。出遊各國。運動實行。大孫之眼光。注重對外。誠屬迥異凡流。然國內政府尙未建設就緒。善後萬端。諸待擘畫。若徒先以對外。高調引起反響。阻礙對內建設之進行。毋乃非計之得乎。

▲全國大勢。黃河方面。先言（直隸）一省。日王承斌去職後。直人初推李景林長直兼保安司令。李既就職而又辭職。蓋張作霖以爲李當留以有待也。二日張既出京。李亦隨之回津。段於三日下令。任盧永祥督辦直省軍務。楊以德兼代直省長。楊固已於七日在省長公署就職。而盧則雖有十日在津就職。借李馨宅辦公之說。願外傳尙須緩就。隱讓李景林以示不欲與奉派爭此地盤。報載何豐林會辦。咸致平天津鎮守使。楊化昭衛隊旅長等說。傳之或未免過早也。（東三省）則段擬下令。特任張作霖督辦東三省軍務善後。而另一說。謂張偕張作相吳俊陞分任奉吉黑三省督辦。未知孰是。以言（豫省）則陝軍憨玉琨一日忽致書於吳。謂奉執政府命令接防。請二十四小時內離洛。吳當開軍事會議主戰。衆不應。吳怒。遂於二日晨離洛赴鄭州。再集各軍會議。仍無應者。三日吳決

乘車赴漢。中途兩站路軌爲袁英所毀。吳返鄭。帶人沿途修理。抵鷄公山時。適得鄂蕭電。阻止入鄂。吳憤而入山。鄂省各法團四日在省議會開聯席會議。磋商鄂局善後。決拒吳佩孚來鄂。向蕭請願。蕭答以當阻吳軍入境。並電吳勸其下野。豫軍將領第十四師師長陳文釗等亦電段。謂吳決下野。退居鷄公山。請派大員收束殘部。段覆電。豫省已派有長官。請就近與胡景翼孫岳接洽。而段更於七日下午。令任胡爲豫省軍務督辦。俾偕孫岳同往收拾。吳佩孚由鷄公山電段。國事不可爲。決意遵令停戰。下野。善後悉憑我公處理。張福來亦於三日通電去職。五日到漢。胡景翼四日佔彰德。擬赴鄭州。收編吳佩孚殘部。然劉鎮華既電段報告。吳軍已抵開封。請予名義。吳部又拆毀京漢路以阻胡軍之南下。吳佩孚殘部四千餘人尙在許州一帶備戰。袁鈇又自稱河南保安總司令。孫岳鑒於局勢混沌。八日因電段懇辭豫長。所部一師四旅且請陸部直轄。以示無他。然聞孫同時又派參謀長何遂代理。何氏更報告已率直魯聯軍抵汴。九日閣議又決慰留孫岳。是則此後胡孫之國民軍。吳部之陝軍。與吳佩孚殘部之直軍。同處一省。或惹起意外之糾紛。未可知也。以言（山東）近日曹州第三旅之參謀長呂秀文。受高張兩團長之推戴。稱國民軍第五路副司令。樹立擁護段討吳旗幟。旅長徐鴻賓已被迫回省。聞此中醞釀大有驅鄭意味。然呂秀文又派荷澤知事劉筱敬。偕紳士韓季和到濟。請鄭士琦諒解。似又未必意在驅鄭。段已下令吳長植以曹州鎮守使。此後當可不成問題。惟奉軍將領七日曹園會議。對長江下游仍主用兵。將推張宗昌以津浦路警備總司令名義。担任沿路防務。張部陸續南下。大沽奉軍第二軍第三旅且有移駐濟甯之說。是魯局不無變動。但鄭士琦之地位。當不致搖動也。（二）長江方面（江蘇）齊燮元之不安於位。人人皆已知

之。日來盛傳齊已自願下野。惟請以軍權交陳調元。段同意。而張作霖尙不允。因又擬令韓國鈞暫兼蘇督。陳調元或官邦鐸會辦軍務。而將來之蘇省督蘇。大概不屬之吳光新。或仍屬之盧永祥。同時張宗昌聞與陳調元約。張助陳督蘇。陳助張督贛。究竟結果如何。今猶難測。至蘇人驅齊呼聲。京滬互相響應。日來滬局宮張之間。戒備尙弛。而宮邦鐸部反向滬甯沿路開拔。名雖藉口護路。恐內幕中或含有驅齊自代之作用也。至向隸齊氏勢力下之甯海軍。則杜錫珪七日已二次電辭總司令。離甯到滬。交楊樹莊暫時維持。楊已電京請另簡人接任矣。（安徽）則王揖唐已於五日深夜由津南下。六日過濟。八日下午抵蚌埠。九日就省長兼督辦職。王普亦已準備由安慶回蕪湖防次。惟皖又對倪道烺則反對甚力。不審段氏果能容納民意以撤換之否。（江西）蔡成勳已於六日上午離省赴潯。轉避瀘濱。臨行時。督理由岳兆麟暫攝。省長由曹本章護理。第一師長由楊以來代理。地方公團組保安會。推岳任保安總司令。暫維秩序。業已電段報告。段對贛事。雖曾電勸方本仁停攻。然方軍二十九日佔吉安。三日佔新淦。峽江。五日進佔樟樹。距南昌僅一百四十里。聞蔡既出走。所部譁潰。南潯路交通停阻。方於九日已入南昌。至收束善後。段固電促胡思義上台。然旅京贛同鄉又請願罷免胡思義。歡迎李烈鈞長贛。兼督辦軍務。或李爲督辦。湯漪爲省長。今後當收拾贛事之任者果爲誰氏。大堪注意者也。（湖南）則入湘川軍。已抵澧縣。熊克武本人亦到常德。唐榮陽業已解職。林支宇收編唐部。退駐慈利石門。希望與熊聯絡。熊部川軍前鋒將向鄂境公安進發。鄂西王汝勤。盧金山。宋大霈。胡念先。王都慶各師旅。共抽編六混成旅。防熊軍東下。（湖北）則武漢地處中心。北豫南湘。一有變化。均受影響。蕭耀南雖拒吳入鄂。然王汝勤輩對蕭之助吳。頗

示不滿。大有回戈倒蕭之勢。蕭因電段。自請辭去。兩湖巡閱。另派省長。以重保全其督軍之地位。但恐未必能如其所願耳。(三)西南方面。比來無其發展。(廣東)陳炯明既因林虎態度不明。未便就粵軍總司令職。故東江戰事。亦無所聞。陳炯明不能復耐。四日偕洪兆麟赴松口。約林虎來會。葉舉賴世璜等均派代表隨行。定五日後返汕。粵局如何。此後當可

漸見分曉。(福建)則閩南陳國輝部民軍雖失永春。却佔安溪。實力尙未損失。張貞在鼓浪嶼通電全國。聲討周蔭人。並擬即日入內地發動。以葉定國與陳國輝兩部。合攻漳州。而高義楊漢烈陳國輝二人又有經人調停。携手倒周之說。是閩局亦正在變化中。

曲諧 (續)

二北

崔張事迹。曰元微之會真一詩一記。後文人播詠。幾乎無體不備。詞有秦觀調笑。毛滂續調笑。趙令時蝶戀花。諸宮調有董西廂。北曲雜劇有王關之西廂。雖景臣之鶯鶯牡丹記。元人南曲雜劇有鶯鶯西廂記。明人南曲傳奇有李景雲之崔鶯鶯西廂記。崔時佩李日華之南西廂。陸采之南西廂。清人傳奇有卓珂月之新西廂。查伊璜之續西廂。碧蕉軒主之不了緣。盱江韻客之昇仙記。周坦綸之鏡西廂。其餘不著聞者。殆難盡舉。而近人又有翻其情節。爲章回小說者。自唐文以至近體小說。可謂有一種文體。即有一種西廂矣。崔張事迹。固感發人心。一至于此也。可畏哉。雖然。賦崔張事。引起後人興味。最爲濃烈。而最爲普遍者。蓋莫不過于曲曲之中。人但知有董王關之西廂。與前所列舉之諸傳奇耳。而不知曲中長短體格甚多。亦正復是有一種曲體。即有一種西廂也。曲中小令詠西廂者極多。其風極盛。甚至不必實詠崔張事者。凡屬情詞。亦大抵喜用西廂中人物。作男女代表。若似乎天下有情人。僅此一對。而詞中不用作比擬。即不足以見其所寫之情爲至者也。吾最喜明初湯舜民蟾宮曲曰。『冷清清。人在西廂。叫一聲張郎。罵一聲張郎。亂紛紛。花落東牆。問一會紅娘。絮一會紅娘。枕兒餘。衾兒剩。溫一半繡床。閑一半繡床。月兒斜。風兒細。開一扇。』

紗窗掩。一扇紗窗。蕩悠悠。夢。遠。高唐。紫一寸柔腸。斷一寸柔腸。音調別致。而情韻天然。蓋爲重句格。俳體之一種也。海浮詞稿中有四景閨詞。亦是此格。錄其夏景一首云。『小湖山分外清幽。飛一對沙鷗。宿一對沙鷗。怕斜陽。偏照西樓。上一掛簾鉤。下一掛簾鉤。畫堂深。畫堂深。畫堂深。永坐一箇無休。盼一箇無休。晚粧殘。雲鬢亂。戴一雙搔頭。卸一隻搔頭。無倒斷。情思悠悠。夢一段風流。想一段風流。』詞近鋪排。意尙嫌薄。似不及湯詞也。至于體段稍長。而詠西廂者。如滿庭芳西廂十詠。小桃紅西廂百詠。皆是也。百詠者全體百首。祇用一調。每首以四字爲題。謂之摘翠百詠。小春秋摘翠意。謂摘取全部之精粹。小春秋謂小故事耳。其體甚僻。世人知者絕少。夫趙令時先以十首蝶戀花詞。隱括西廂。元明人後以十首滿庭芳。百首小桃紅。曲隱括西廂。體格正相當也。皆聯單調。以演故事者。在詞爲大曲。聯套之先聲。在曲爲雜劇省白之別調。研究宋元劇曲史者。蓋不可以不及之矣。摘翠文字。有時絕佳。逸趣酣情。耐人玩味。通體不著一句白。但靠四字題目。帶出綱領。而抒情敘事。全要剪裁入調。猶應舒展貫穿。不嫌局促。論其作法。亦自不易矣。崔張既合。事聞夫人。情人喚紅。紅將行。崔囑之曰。『若還你到母親前。見責休埋怨。輕輕款把良言勸。問根源。觀些喜。』

怒承機變望姐姐。可憐替說些方便善爲我辭焉。雙文之急紅娘之刁。俱已溢于言表焉。字韻運用成語拈來即是自屬元人長技。紅娘受責云。「家翻宅亂鬧啾啾。說的我難開口。惱犯尊顏怎收救。沒來由自家攪得。愁來受雨點似棍抽。火急般追究做媒的下場頭。」代人受過說破正復可笑。紅答夫人云。「既然奶奶問根苗。只索從頭道。當日寺中解危鬧。那功勞至今一向何曾報。俺姐姐意好怕哥哥。心惱因此效鳳鸞交。」當日三句批卻導竅。正爲夫人之糊塗迎頭痛喝也。詞固老辣而爽切。可以省却聖歎評語之無限辭費矣。紅又勸夫人云。「尊前敢掉巧舌頭。有事當窮究。看了張生那清秀。本風流。胸中志氣冲牛斗。與姐姐既有望奶奶將就結末了。燕鶯儔。」與姐姐兩句妙不可階。語低意軟。微聞其聲而深見其心得魯仲連如此。雙文尙復何患。論解圍之功兩語十字。固勝過書生致白馬將軍一書。乃其人猶以筆尖兒可以橫掃自詡。試問此時夫人前筆鋒雖利。尙能一毫爲力耶。鰥生伎倆原屬有限。終是因人成事耳。觀下文紅奉命喚生。生對紅云。「小生雖看幾行書。今日相遭遇。若見尊堂問緣故。怎支吾聲聲只索教。息怒俺心頭。附使手足無措。急殺漢相如。」固活畫出無用人臨事倉皇景象也。紅又喚崔崔羞不行云。「低頭無語。嘴孤梆手搭心頭想。好事從來有魔障。意慌張恰如小鹿心。頭撞羞的臉慌。慌甚模樣。怎見老尊堂。」此不過還他箇小姐身分耳。日詠中此一段頗勝故多引之餘。亦不盡庸率。如張生應試已中。鶯鶯于得書之前。在家自念云。「忽聞喜鵲噪林梢。昨夜燈花爆。必有佳音。敢來到好蹊蹺。眼皮自不住。酸酸跳自家。審約是些先兆。單只看今朝。」行文流走。用意靈活。而百首中又大部用意前後相生。藉成連鎖。如此首下面。乃接叙今朝之得書矣。舉此以概其餘。

論曲中俳體。真不一而足。丹丘先生于太和正音譜中。定樂府十五體。俳優體其末也。但註曰。「詭喻淫虐。卽淫詞。」是俳體之狹義也。廣義則舉凡一切翻新出奇。逞才弄巧。遊戲嘲笑之體皆是也。王驥德曲律列巧體。于俳諧之外。所見猶未廣耳。以余所知。約略數之。有短柱體。有獨木橋體。乃關于韻者。有疊韻體。有疊字體。有嵌字體。有頂真體。乃關于字者。有重句體。有集藥名體。有集牌名體。有集劇名體。有集戲語體。乃關于句者。有嘲謔體。有淫穢體。乃關于意者。此其顯著常見者。稍僻則一時尙不暇尋檢也。集句曲中不尙。雖兩曲有集唐之作。而如玉胞肚之末二句集唐尙尋常。如懶畫眉之通首皆集唐。則少有矣。回文亦非曲中事。竟從未見過。大抵以曲中重用白話。回文固難。卽回矣。亦每每味同嚼蠟。難得討好也。揆元曲中所以俳體極盛。而文人操筆。彼此效尤。不以爲嫌者。固因此一時代。理學不振。俗尙通脫。文人轉輕薄。相扇成風。而實在仍以異族秉政。中土之人。不用才學之士。大都沉抑下僚。鬱勃之氣。久久不伸。乃激而入于憤世之途。作出玩世之文耳。誠以管不著天下。正經事。遂不問天下有無正經事。管不著天下要緊事。遂亦不知天下有無要緊事。看得人事全是兒戲。人生但當行樂。所以文字亦未必正經。更有何要緊。同一供我兒戲行樂耳。有才學者。激而爲此。曲在當時。要算得是極平民之文學。于是平民之無學者。又效而爲此。而此風乃愈扇而愈張。文字乃有是有。有不是矣。謂余不信。試觀詞林摘豔中。載有梨園黑老五所作。中呂粉蝶兒一套。全集中原音韻而成。首曲有「從東隴風動松呼。聽叮嚀定睛睜。望蒼茫廣黃蘆」云云。通套都是如此。正前舉之疊韻一體也。論其文字。則不但毫無意味。且亦毫無文理。而當時梨園中人。搖筆亦能爲此。文字佳與不佳。聲律早已諧就。而且傳唱名都。登刊選冊矣。此其風固可以抑。

而其體焉得不多耶。知時論世者于此亦可以思矣。茲于前列各體中擇舉例論。聊當笑談。亦爲謂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耳。豈真于此有篤好哉。而多費此筆墨也。

頂真體者。後句首字。即用前句末字。亦謂之聯珠格。元人口才遊戲中有所謂頂真續麻。拆白道字者。此其一也。如周德清中原音韻作詞十法定

格中。載無名氏小桃紅曰。斷腸人寄斷腸詞。詞寫心間事。事到頭來不由自。自尋思。思量往日真誠志。志誠是有情。誰似似俺那人兒。周氏評曰。頂真妙。且音律諧和。按喬夢符亦有效聯珠格小桃紅。見樂府羣玉。詞不及此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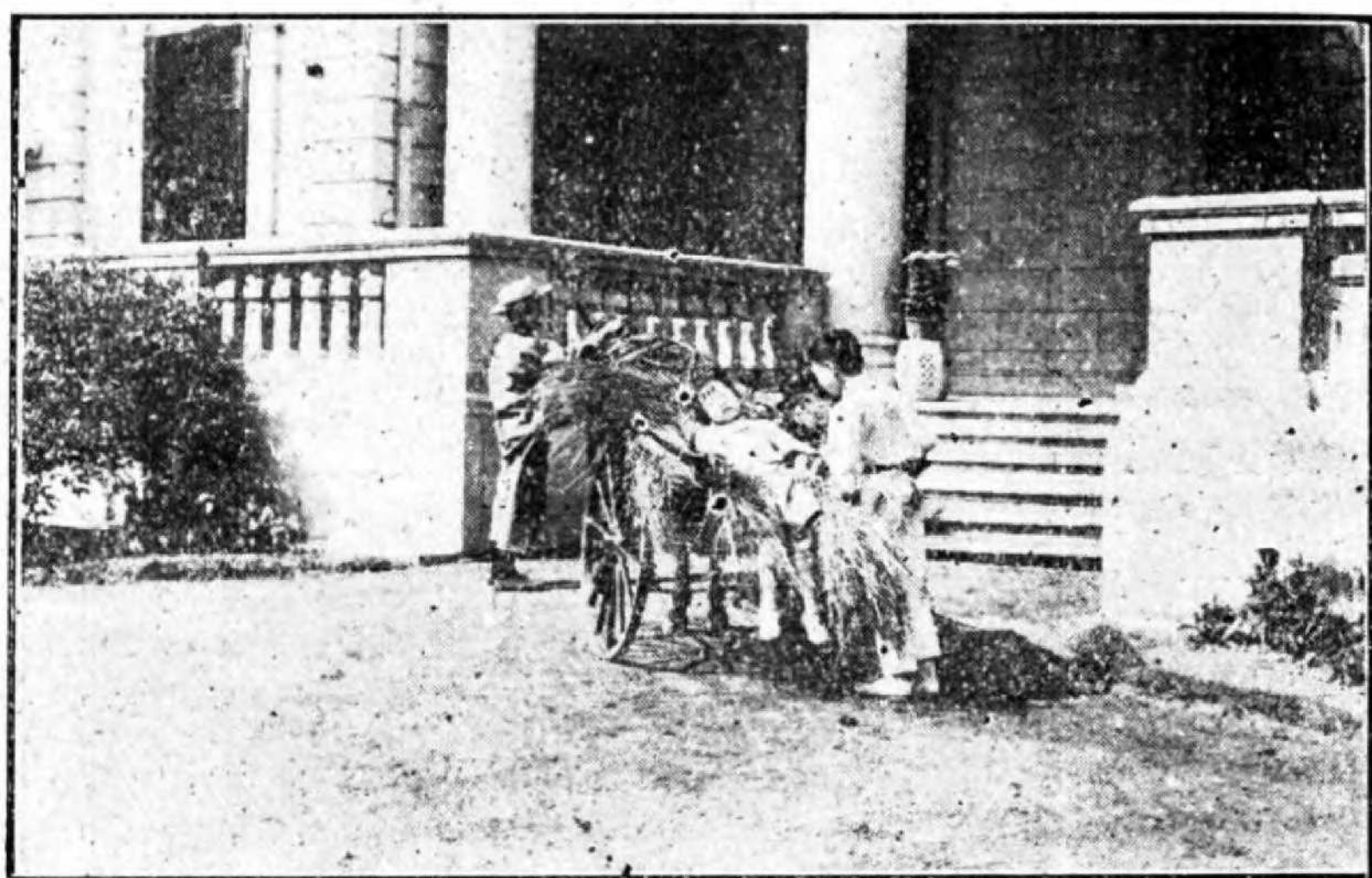
中國影片新評

心冷

(七) 水火鴛鴦 出品者大陸影片公司

大陸公司之影片與吾人相見。此其第二次矣。惟其最初出品。實爲新聞性質。即「吳佩孚」與「洛陽風景」是片之攝製。尙爲不惡。惟間亦有不愜人意處。因無劇情之可言。故亦漠然置之。乃者新片「水火鴛鴦」告成。于六日假夏令配克試演。愚先期承招。因往參觀。劇凡十一本。完全由童伶扮演。程步高君所導演也。雖劇中間有微瑕。但不能不謂中國影戲界之成功。歸後秉責備賢者之義。就所感有所評述。倘亦該公司所樂聞歟。

一之鴛鴦水火



慧珍乘柴車回家

是片劇情。爲畫家李自新。因拯富家女王慧珍于水。因訂交焉。李兄弟同居。不幸畫室被焚。窮無所救。王父感救女之恩。留宿己家。自新與慧珍積久生戀。互訂婚約。王因其貧。獨持非議。自新弟就教錢塘。自新以婚事不諧。毅然請行。嗣自新以圖畫比賽得獎。王父至是不復固執。而兩人卒得圓滿結婚。綜觀全劇

且大似覺失真。柳英之自振。候兄時之呵欠。不甚佳妙。汪曼麗女士之珠蘭。活潑天真的。是可兒。他若劉小舟之阿貴。以及車站中之小職員。均能克盡厥職。他若自新向慧珍求婚時之穿插。農家夫婦之愛好。攝演尙易。

情節似嫌平淡無奇。然以童伶扮演。則多生曲折。必難美滿。不如藏拙之爲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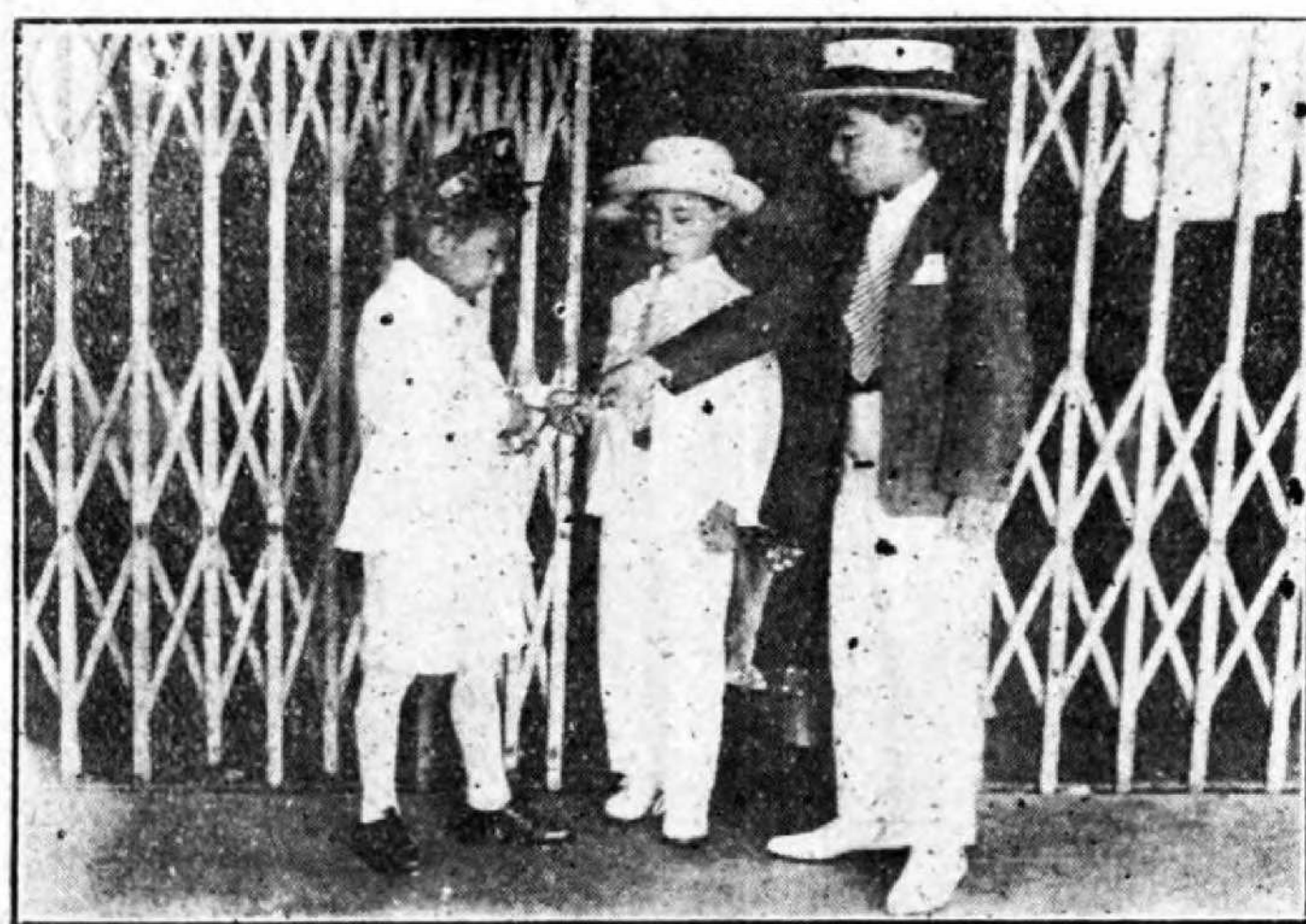
劇中飾李自新者。爲汪小達。年方十齡。表演不弱。聞慧珍呼救時之驚惶。入水救女時之奮勇。向女求婚時之羞澀。聞婚事不諧之懊喪。俱俱一一表出。殊屬難能。惟于離王翁家時之哭。似嫌做作。飾王慧珍者。爲陸韞貞女士。祇八齡耳。舉止行動。儼然成人。自新向其求婚時之矜妮情態。極爲自然。以渾渾噩噩之女孩。表演情實已開之女兒。使觀者擊節歎賞。余不能不佩女士之天才過人。餘如彭大年之飾王竹書。亦能酷似。陸韞書女士之飾王夫人。體貼中年婦人舉止性情。煞是難得。惟此兩人。情乎化裝方面。不甚考究。致額際縐紋。直而

至花間雙飛之蝶。則採景天然。尤爲名貴。于此不得不深佩導演者之苦心。

是劇應行商榷之處。茲亦列舉數則以供參攷。以劇情論。有五六本已足。乃延長至十一大本。故難免複沓敷衍之弊。惟此節固不僅大陸公司爲然。或者因卷數過少。售價勢必低廉。故不得不以冗長爲務。此誠中國影片藝術進步之障礙。而深望各影片公司深加注意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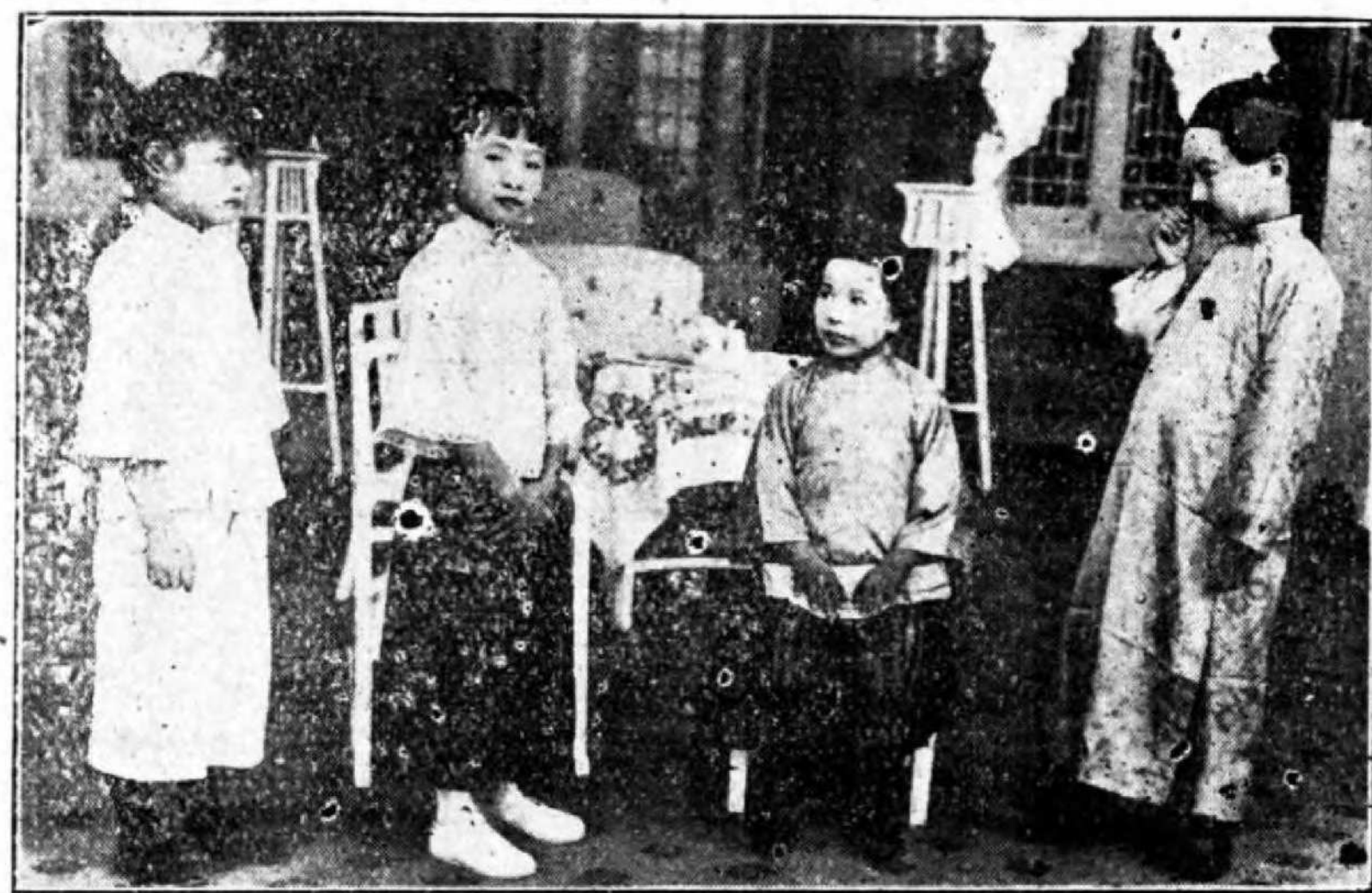
戲劇爲事實之縮影。貴在不失其真。如慧珍盪舟失槳。此時應身傍船舷。以手探槳。船側而慧珍落水。方近事實。乃慧珍以一足跨出舷外。然後躍入水中。雖我不宜深責于童伶。惟導演者固宜就童伶能力所及者使之動作。則自無不近情理之事。又若慧珍臥柴車還家。在門外耽擱時間過多。女醫診病時失之太快。自新郵寄圖畫包裹。僅用一舊報紙包紮。且連同畫板。似嫌簡陋。他若郵差送信。用自行車。並未向自新索蓋圖章。蓋郵局通例。送快信者始用車耳。凡此諸端。雖爲小疵。然余爲愛中國影片欲使盡善盡美。遂不覺縷瑣言之。

二 之 鴛 鴦 火 水



車 上 振 自 送 新 自

三 之 鴛 鴦 火 水



約 婚 認 承 書 竹 王

攝影方面。成績尙佳。惜書函映得太小。使人不能辨認。字幕所有標點。每有錯誤。且文字中亦有筆誤者。深望此後出片時。加以審慎。

中國影片多矣。觀後每苦不能愜意。獨於水火鴛鴦一劇。歎爲難能可貴。良以兒童天性好動。每難加以拘束。導演者苦心孤詣。竭數月之力。排攝

此劇。能得如此成績。童伶之天才固可佩。而導演者之功。乃居其大半。導演者。木工也。集松杉柳棗之材。就其性之所近。製爲器物。雕斲之。髹沐之。居然珍品矣。設使不擇材而施雕斲。則外貌雖似。不久而崩裂支離。不復成材。此又矯枉過正之失也。由此以證。則知我國影片之無進步。不在演員之無能。而在導演者之不能盡職。而在演員之自高身分。不肯悉心以聽導演者之指導。遂使雖有良好劇本。亦難得美滿之成績。可慨也夫。

三齣短劇的批評

馬二先生

戲劇協社現又公演三齣短劇。(一)好兒子。(二)月下。(三)回家以後。好兒子是汪仲賢君所編。劇中描寫陸慎卿為經濟壓迫。為家庭壓迫。而出於欲圖自盡。使用偽幣之兩途。頗能將現時上海社會之內幕。揭發無遺。演員當然以陸慎卿及其母王氏。其妻丁氏。其友胡季仁等。為重要。以余所見。飾陸慎卿之谷劍塵君。於被環境逼迫。無可如何的情態。頗能注意。而於其決然使用偽幣的忍痛與僥倖的情態。何未能充分表現出來。飾丁氏之裘德瑜女士。頗能稱職。飾王氏之原俠綺女士。雖語言夾有土音。亦尚無礙。頗肖一貪愚溺愛的婦人。飾胡季仁之應雲衛君。于勸陸慎卿勿自盡。並誘其行使偽幣時。少深沉審度之狀態。此角當然是一個奸猾而老於世故的人物。當其見陸慎卿欲圖飲硝鎔水自盡時。雖不必大驚小怪。要必有一種很莊重勸導之表示。其後代籌生計。使其行用偽幣。更須有種種審度。然後出諸口之神情。語調舉止。都須帶有鬼秘和小心的樣子。萬不可有公然狂呼的樣子。蓋導人犯法。教人為惡。正不是容易事。胡季仁既然為慣家。當然須具有小心防患的神情。余以為此劇中之角色。以當此為最難演也。

月下。脚本出於徐卓呆君之手筆。陳義頗高。而此番之劇中演員。國語皆不純粹。尤其是扮屈醫生及其妹玉姑者。居於主角地位。更感不便。扮玉姑之顧似范女士。表現力頗佳。惟其說白音調。有類灘簧家之口白。不似平常人說話。扮屈醫生之季志仁君。國語亦欠流暢。以此之故。此劇遂愈覺沉悶。而觀衆或竟有不能明瞭其劇中情節者。雖然劇情之沉悶。由於脚本之本身如是。然荷演員之表演力及語調。能充分暢達。亦可稍為補助。今竟不然。是一大缺憾也。

回家以後。為歐陽予倩君所作。描寫一留美學生在外。瞞去家中已娶之妻。而與一新式女子訂婚。此種事實。現社會中正恐不少。足為一般新式青年捧喝。其描寫方法。注意於互相襯托。如以吳自芳(伍治平之妻)與劉瑪利相映襯。以伍期昌(治平之父)吳有述(治平之岳)與伍治平相映襯。而老陳(伍家老僕)之絮語。小孩之唱歌。皆從傍點染。為全劇之烘托。實佳構也。

演員除飾顧氏之居元女士。國語欠流利外。比較的皆能稱職。飾吳自芳之王毓清女士。甚自然。極肖一淑靜知禮數而明白開通的女子。飾老陳之孫少安君。雖不免帶幾分做作氣。亦頗能表出鄉下老僕身分。飾伍治平之陳憲謨君。亦甚自然。惟於聞衣袋中瑪利之信。被自芳發見之時。欠驚惶的態度。其後強自解辯。謂和瑪利祇是朋友的關係。應有忸怩之色。流露出來。飾伍期昌之濮汎君。與飾吳有述之張仁壽君。皆能平穩稱職。飾劉瑪利之俞懿德女士。其一種凜不可犯氣概。亦佳。惟入戶而後。始終呆立未動。余竊以為是排演者之過。宜於向治平責問。後候其答復時。如逕取椅坐而俟之。較為活動也。不識洪深君以為如何。以上三劇之佈景。皆出於唐越石君。第一劇之佈景。太平常。失之板。且大門既在台之右方。則內門(即入客室後之門)即應在左方。而不宜在中間。始肖一幢之住宅也。如是。則台上之布置。為從側面的剖視形。當較佳。第二劇之佈景。甚佳。窗與樓梯。均見匠心。惟窗外宜加月光。則更妙矣。第三劇之佈景。雖簡單而甚饒風致。籬笆上若再綴以綠葉。使全台皆現出濃陰一碧的景象。必更增人美感不少。

觀「皇家大秘密」

Kaenigsmark

影片贅言

一得

皇家大秘密開映於夏令配克戲院。其劇情大略如左。

俄公主愛蘿 Aurore Tumene 嬪於盧廷堡大公羅度夫 Grand

Luke Rudolph of Lantenbourg。羅固米格蘭尼亞王之繼位人也。

然婚後閱六月。羅度夫以愛蘿對已終無愛情。遂赴克米倫地督礦。既行。愛蘿亦偕其父遊歷巴黎。及時行樂以自遣。斯時忽得羅度夫之弟弗來德利公爵急電。謂羅度夫已因暑症。猝死於克米倫地方矣。愛蘿雖與羅度夫僅爲名義上之夫婦。然得耗不能不返盧廷堡。以盡喪禮。既返而病。病愈。忽於弗來德利處識一法國少年。則弗來德利之子之教師也。其名曰韋格納。韋爲文學家。科學家。而又爲詩人。偶讀史。知一六九四年漢諾法宮中暗殺事件。Kaenigsmark 屍體之失踪。遂潛於夜間秉燭入盧廷堡之武庫。以日間所攷察得之方法。避其祕局。忽發現一具骷髏。檢視得一表墜。中藏有愛蘿之小照。蓋弗來德利固垂涎於愛蘿者。曾與布士男爵密謀。將羅度夫害死。藏屍其間。而不料乃爲韋氏發見於無意中也。

慈母

Over the hill.

心冷

慈母 (Over the hill) 是一部描寫母子間的愛的影片。現在將它的情節。略微的敘述些在下面。

蘇東夫婦 (Ma and Dad Benton) 有六個孩子。長子伊利克 (Lisa)。次子沙麥司 (Thomas)。三子約翰 (John)。四子却禮 (Charles)。長女麗佩卡 (Rebecca)。幼女蘇散 (Susan)。蘇東是個懶憊渾子。家裏所有的事。都交給蘇東夫人料理。伊清晨起來。料理小孩們起床。給他

韋得情馳報愛蘿。語爲左右所聞。密告弗。弗復與布士謀。縱火宮中。圖將韋及屍骨燬去。以滅證據。結果。韋逃出。而布士死。厥後歐戰起。愛蘿設法送韋返國。而弗來德利猶欲快意於愛蘿。愛因以韋氏所檢得之表墜。證明其罪。弗自擊死。愛於戰事結束後。深悟戰爭之罪惡。敝屣尊榮。逕赴法。與韋氏共享戀愛幸福云。

此片之佳。以佈景爲第一。其工作之巨。罕與倫比。雖有名之殷格蘭氏所導演之一「盧宮祕史」。無以過之。且有不及也。內景如米格蘭尼亞之王宮。盧廷堡之武庫。以及巴黎跳舞場。劇場等。外景則有法國名勝。高山飛瀑。天空燄火等等。其取景極饒美術意味。而演員若飾愛蘿之 Mine Hugnette Duflos。飾韋格納之 M. Jague Cat Isin。及飾弗來德利之 M. Georges Vanlier 等。雖其名字或爲吾國人士所未習知。而其表演力。殊足令人驚嘆。故此片實爲不可多得之巨製也。

們預備早餐。一個個送進學校。空閒的時候。便做針線生活。每天晚上。非到夜深不睡。伊料理得兒女們很周全。可是自己却穿得襤褸不堪。伊的幾個兒子中。要算約翰最笨最淘氣。大家都叫他 Black Sheep。在學校裏又時常闖禍。不但蘇東時常要打他罵他。就是兄弟間大家都瞧不起他。只有母親因爲愛他。時常以好言相勸。約翰受了母親的感化。倒也漸漸的改好。約翰又有一個小女友。叫做依沙佩拉 (Isabella Str

ong) 自小同學和他十分的親近。

光陰過的快。一霎間已經二十年了。蘋東夫人早已鬢髮斑白。蘋東也已老態龍鐘了。小孩個個長成除了約翰之外。一個個嫁的嫁。娶的娶了。

這天蘋東因為去偷人家的馬。被約翰瞧見。去阻止他父親的不法行為。父親雖然走了。約翰自己却被人捉住。判了三年的徒刑。蘋東幾次想自首。都被約翰勸阻。老人心裏鬱鬱不樂。悔恨交加。便一慟而絕。

從此這蘋東夫人的生活。格外覺得枯寂無味。伊只是天天想像着二十年前伊那許多的孩子。怎麼的跳躍頑皮。做伊無聊中的安慰罷了。

三年後。約翰已經從獄裏出來了。回到家裏。母子相見。自然格外的親熱。可是約翰因為要向西部去謀生。不得不離開了老母他去。他臨走時候。將母親的事情。都託他大哥哥伊利克照料。允許他每月寄錢回來給母親用。伊利克一口答應。約翰纔很放心的走了。

蘋東夫人住到小兒子却禮家裏去。很勤懇的替他們做事。像一個忠僕似的。誰知却禮的妻子羅賽。不願意老人住在那裏。逼着却禮趕掉母親。否則伊自己便回去了。永遠不來。却禮那裏捨得愛妻。又不敢說什麼。蘋東夫人為免得洩氣。便到伊那小女兒蘇散家裏。

蘇散一見伊的母親來。劈頭就說我們這裏沒有空間的屋子。蘋東夫人說無論那裏只要我能安身。就可以在伊家耽擱了幾日。又惹他們夫婦倆的厭惡。

吉林道中

(小說)

東三省的境內。森林很多。單就吉林一省而論。差不多有五十處。那長白山一帶的森林。尚不在內。林中的樹木。高可十餘丈。大可數圍。是南方所

蘇散的丈夫找了伊利克來。要蘋東夫人到他那裏去住。可憐的母親也祇得去了。原來約翰每月有信給伊利克。並每月寄錢給他的母親。都被伊利克吞沒了。蘋東夫人到了他家。便寫信給沙麥司和長女麗佩卡。他們同在一處城鎮。可是回信給母親一個說此地太熱。一個說此地太冷。都不宜于老人的居住。

蘋東夫人無可奈何。祇得到貧民院去。(Poor House) 路上遇見了依沙佩拉。留老人去住。老人執意的不肯。只索向那貧民院中去過那孤苦的生活。

約翰回家了。找不到母親。向伊利克去問。纔知道母親的下落。他恨他哥哥的沒良心。拖着伊利克要到貧民院。伊利克無可抵抗。被他一路和拖死狗似的拖着走。鄉鄰勸解。他也兀是不聽。

還是依沙佩拉和約翰說了。纔放了伊利克。約翰到貧民院中去接了母親回家。幾個不孝的兒子到這時候。一個個都來見母親。母親仍舊很慈愛的對待。他們終久受了感動。

這部影片。深合中國的道德觀念。而且扮演的人。十分出力。更容易感動人。像 Mary Carr 扮蘋東夫人。Johnnie Walker 扮約翰。真情流露的時候。更足以使人下淚。

因為確是名作。所以我也樂于介紹一下。

韓夫

不能多見的。客人走到那裏。簡直是不見天日。加之風吹樹動。響聲如雷。真是害怕。在秋冬的時候。冰雪凝結。不受馬蹄。到了春夏之交。蚊虻成羣。

嚙噬人畜。要不是想一個方法來驅逐他。竟有被他嚙死的。可是照我的經驗看來。這些情形。尚不算得是十分危險。最危險的是深秋時候的落葉。把山下的泥泊。都遮蓋了滿滿。好像平地一般。趕車的人。稍不注意。便連人帶畜陷溺其中。那時候。下面都是浮泥和落葉。馬已失掉了騰驤的能力。除却車夫以外。又沒有別人來幫助。這不是一樁最危險的事麼？民國七年。我在吉長鐵路總局供職。已經年餘了。忽一日接到一封自額穆縣來的電報。內容說是敵處望君如歲速來等語。原來我有一個朋友。新得了額穆縣知事缺。他手下沒有帶多人。就是有三兩個朋友。都是大面子薦來的。並不十分信任。所以央我去幫忙。我因為朋友情誼的關係。自不得不前去瞧瞧。就向局中請了三星期假。當日坐了吉長火車。到了吉林省城。那一天。是九月二十二日。預計吉林距額穆。僅四百多里。五天也可以到了。二十三日早晨僱了一輛驛車。由吉林動身。路上行了三日。到了耿家飯店。距額穆尚有一百二十里。我到那裏的時候。已是黃昏。等了趕車的把我的行李安置停當。就啣了一枝雪茄烟。到外邊去逛逛。只見東邊有一座高山。層巒疊嶂。非常雄闊。山上的樹林。又高大又深密。一陣風來。吼聲如雷。詢之店主。說是張廣才嶺。自此地距山麓。有二十多里。一半是平原。一半是森林。說到這裏。店夥高聲喊道。飯已好了。客下吃飯罷。我轉身到了屋子裏。只見炕上已擺着一碗兩碟。一碟是醃蘿蔔。一碟是炒木耳。還有一碗。是盛了數十個熱氣騰騰的饅頭。在吉林道中。已算是上等飯了。我吃了幾個饅頭。就解衣睡了。誰知到了十二點半鐘的時候。趕車的又催我上車。那時候雖是九月天氣。寒氣已沁入肌骨。我就有些遲疑不肯動身的意思。可是趕車的再三催促。我就把先前遲疑的意思。變了勇敢的態度。跳上車去。車行之後。十里路中的。是康莊大道。十分

安。通過了一會。風聲漸緊。寒氣漸重。知是身入森林了。又過了一會。車輪在樹葉上行動。一些聲息沒有。忽覺得車聲自上而下。不再前進。那拉車的牲口跳躍不止。我坐在車上。好像一顆骰子在盆裏。任人搖簸的一般。我向車夫道。這車子想必是掉入深淖裏去了。你把我背了上去。再說罷。車夫說。不能。下面都是浮泥和樹葉。又當深夜。要是我背了你上去。恐怕有些危險。此地離耿家店不過十多里路。我回去喚人來幫助。你就在車上稍安毋躁罷。那時候我已不能自主。只好依他。好在那時候的牲口。陷入深淖之中。已不似從前的跳躍。我坐在車裏。又沒有泥濘侵入。真是萬幸。大約過了兩個鐘頭。天已大亮。趕車的和店夥擔了一塊大木板來了。一頭擺在車沿上。一頭擺在平地上。把我安安穩穩渡了上去。我在恐怕之中。又現出一種快慰的感想。一會兒。車夫問我說。車子和牲口。尚不曉得什麼時候才得出來。你姑且回到耿家店裏去休息休息罷。

我到了耿家店。進門就倒在炕上。自言自語道。額穆縣一帶地方。是前清罪人充軍的地方。我本無罪。要不是為環境所迫。為什麼到了這個地方。受這些困苦哩。又轉念道。旅行所以擴充眼界。增長知識的。歐美旅行家。還要周遊世界呢。這又何必哼聲叫苦呢。正在困頓無聊的時候。忽店主進了房來。對我說。客人。今天是不能走了。我說不走也好。但在這無事的當兒。我有一句話要問。你東邊一座高山。叫做張廣才嶺。為什麼取這個名兒。你知道麼。店主說。我生長在這裏。這是我知道的。在清朝嘉慶的時候。有一個人姓張名廣才。是本本地人。他的家在嶺北邊。沒多少路。為人狠是慈愛。又狠有義氣。可是到了五十歲左右。他的三個兒子。都一齊死掉。剩了他一個人。還有四五十畝薄田。他受了這個大刺激。說是他前生的罪孽。就一心要想做些善事。修修來生的幸福。那時候。這嶺上路。狠是高

低不平。來往的人。沒有不視為畏途的。他就每天清晨起來。斫木搬石。該填塞的填塞。該開鑿的開鑿。到了日落方息。好不容易修了三年的功夫。才把這路修好。到了臨死的時候。又把他所有的田產。捐作每年雇工修路的經費。後人因他這樣熱心公益。就把這嶺叫做張廣才嶺。就是永久不忘他的意思。他還有一樁可敬的事。就是救那山東白孝子的事。孝子名叫啓仁。是山東青州人。其父卓哉。在吉林經商有年。為人樸誠。東家很是信任他的。忽一日。聽得旁人說。吉林是產人參的地方。採參的人。沒有不發財的。他就懷了這個癡心妄想。辭掉店務。經營那採參的勾當。誰知私自入山採參。是清朝懸為厲禁的。他被當地人察覺。捉到官裏去。問了一個違禁的罪名。收入敦化監獄裏去了。過了半年。他稍了一信回家。說他可望釋放。但沒有二百銀子不可。那時候。啓仁剛十八歲。入塾讀書。粗知大義。接了這封書信。就仰天大哭道。父難不救。就是禽獸。回到家來。與母親商量救父的事。母親自然贊成他。無奈家素不裕。除却住身三間房屋以外。別無他產。那二百銀子從何處得來哩。他又商之母親。把母親寄養家舅。又把房屋變賣。得了一百二十銀子。不足的由他舅家補足。共湊成二百銀子。當日由青州起程。向吉林來了。吉林距青州有一千多路。那時候火車還沒有通。他一路上所受的辛苦。是不必說了。到了吉林以後。就僱了一輛驢車。向敦化出發。這張廣才嶺是從吉林到敦化必由的要道。他到嶺上的時候。天已黑了。忽然車後來了一人。說是車停了。不由分說。就把他破棉襖所裏的二百銀子。通通搶去。車夫勢弱。不任攔阻。吉啓仁呼救不得。救親不能。只好想一個一了百盡的方法。把自己束身的帶子解下。掛在松樹上自盡了。可巧廣才荷鋤回來。看見一人掛在樹下。急忙把鋤放下。前去救人。幸而時間不多。放下以後。啓仁就漸漸的蘇

甦過來了。廣才問他自盡的原因。啓仁把以上的情由說了一遍。廣才道。此地離敦化有兩天的路程。我有官帖一百吊給你。足夠你兩天的盤費。你到了敦化以後。再設法救你的父親。也不為遲。啓仁只是不依他。一定要死。廣才勸說他好多時候。啓仁道。老丈的高義固可感。但我為救父而來。沒有銀子。怎能救父。我就是到了敦化。也不免有此一死。廣才見他說得又可憐。又可敬。沈思半晌。就厲聲大喊道。你的孝行。實在是可以佩服的。但我見死不救。何能為人。見孝子死不救。更何能為人。我有薄田數畝。又無家室。變賣一半。足供你救父之資。你前程遠大。何必違萌短見。你肯依我麼。啓仁聽了這話。以為萍水相逢。究竟有些羞愧。不肯承認的意思。但因爲能救他的父親。也不十分固執。就應允了他。他二人就回到廣才的家中。商量變賣田產的事情去了。但是啓仁遇救以後。這個消息。已傳到那搶劫銀子的強盜耳朵裏去了。這強盜是誰。就是王得貴。綽號王大拉子。他也做過一次營長。因爲違背了上峯的命令。要捉拿他。他就逃到這個地方。做那落草爲寇的生涯。爲人雖是粗暴。却對於忠孝二字。也十分尊重。自搶劫銀子之後。時常在嶺上嶺下。探聽那被劫人的消息。有一個獵戶。把啓仁如何尋死。廣才如何營救的情形告訴他。他就大叫道。張某能營救孝子。我偏偏搶劫孝子。還算是人麼。就回到家中。把二百銀子拿在手裏。急忙跑到廣才家裏來。一進門。就把銀子擺在炕上。向廣才說道。王某不幸爲盜。又得罪了孝子。狠是不安。今天把原銀奉還。你收下。去罷。廣才要央他坐下。他又接續道。這銀子是不容易來的。送到賊官的腰裏。狠是可惜。我包管五日內。使他們父子二人團聚。就把這銀子做他們回家的盤費。豈不狠好麼。說罷就走。廣才收下了銀子。就同啓仁商量到敦化救他父親的事。忽想到王某有五日之約。只好等待數日再說。

到了第五日。果見一個差役。帶了一個操山東口音的人。進門來了。啓仁認得是他父親。就趕上前去。相抱大哭。又把廣才如何營救的情形。向父親說了一回。他父親自然感謝廣才不盡了。啓仁又問他釋放的原因。他父親只說不知。就是那差役。也不知此中的真相。原來王得貴去了以後。當夜就到了敦化。那時候。天尙沒有大亮。有一個佐領衙門。四面都是土牆。高不過一丈。裏面有三五間茅屋。最東的那一間。就是佐領的寢室。得貴越牆進去。四下一望。無人把守。就進了寢室。炕上的油燈。還沒有熄。燈下鋪着公文筆硯等物。狠是不少。得貴就拿了一張紙。一枝筆。在燈下寫了幾句。說是三日後趕快把探參的白卓哉。送到張廣才嶺。使他們父子相見。否則以此物相見。王得貴留字云云。且把利刀一柄。連紙釘在炕上。第二日早晨。佐領看了一遍。不知如何是好。詢之衙門中人。才知王得貴是著名的巨盜。不容易惹他的。就把白卓哉從監內提出來。派一個差人送到張廣才嶺去了。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他們父子團聚。沒有花了分文半鈔。自此以後。人人都說張廣才是一個義士。就是那做强盜的王大拉子。也沒有一個不說他有義氣的。店主正說到這裏。趕車的和店夥已把牲口車子從泥淖中救出。回店來了。我又倒在炕上。自言自語道。我雖受了這些困苦。却知道這張廣才嶺的歷史。將來編遊記時。總算是添了一個好材料。也不虛此一行了。

按此篇爲余舊友丁君少棠之處女作。雖其描寫上稍見缺然。其紀述方法頗經濟。增閱者興味處亦不少也。

鸞附識

獨家經理 德國新發明

橡皮曲線規

得心應手 妙用無窮

誰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美觀。誰都知道圖畫中曲線最難畫。以前的曲線規。是硬木的。一塊是一塊的樣子。用時每每不能如意。現在德國新發明的橡皮曲線規。統共只有兩種。却能變化無窮。你要它怎麼便怎麼。如果你要購置。請到 上海山東路二零二號國聞通信社

第 二 種

名人錄



李根源

李根源。字印泉。年四十六歲。雲南騰衝縣人。永昌府學增生。前清分部候選員外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修業。宣統元年任雲南講武堂總辦督練處副參議官。三年籌辦片馬邊防交涉事宜。僑裝深入。親歷險塞。未為駐軍所覺。用是得悉片馬情勢。密繪詳圖。力贊當局。據理力爭。所全甚大。辛亥光復之役。與蔡鍔同謀舉義。任雲南軍政總長。改任陸軍第二師師長。滇西總司令兼轄迤西文武官吏。十二月被選衆議院議員。二年贛甯之役。事敗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學修業。五年洪憲之變。擁護共和。組織軍務院於肇慶。任軍務院副都參謀。滇粵桂聯合軍都參謀。凡軍院大計統歸擘畫。共和恢復。特任陝西省長。六年六月督軍團解散國會。在陝西省長任內抗議守法。死不署名。被留西安者七閱月。七年二月出陝赴粵。任駐粵滇軍總司令。督辦粵贛湘邊防軍務。九年一月改任督辦廣東海疆防務事宜。兼攝瓊崖鎮守使。十一年九月特任航空署督辦。十月特任雲威將軍。十一月二十九日特任農商總長。十二年六月十三日特任兼署國務總理。副署免張閣及討曹廢督裁釐等命令。

前期勘誤表

| 題 | 目 | 頁數 | 行數 | 誤 | 正 |
|-----------|----|-----|-----|-----|-----|
| 處置賄選議員之我見 | 一上 | 五行 | 拾舉 | 誤 | 檢舉 |
| | 一上 | 十二行 | 絕以 | 終以 | 終以 |
| | 一上 | 十三行 | 謬誨 | 謬論 | 謬論 |
| | 一下 | 二行 | 蹤欲 | 縱欲 | 縱欲 |
| | 一下 | 十五行 | 不可知 | 又可知 | 又可知 |
| | 一上 | 七行 | 此又 | 此次 | 此次 |
| 蘇俄政府之十大領袖 | | | | | |

曲諧

| | | | | |
|----------|----|-----|-------|----------|
| 將來的家庭 | 二上 | 廿三行 | 屬受 | 屢受 |
| 國內外一週大事紀 | 三上 | 十五行 | 脫洛斯基 | 杜洛斯基 |
| | 一上 | 十四行 | T.口女士 | T. S. 女士 |
| | 四上 | 廿三行 | 垂老 | 遺老 |
| | 五上 | 十五行 | 衝突 | 衝突 |
| | 二上 | 廿二行 | 豐標 | 丰標 |
| | 二下 | 九行 | 南曲 | 北曲 |
| | 三上 | 一行 | 目錄 | 同錄 |